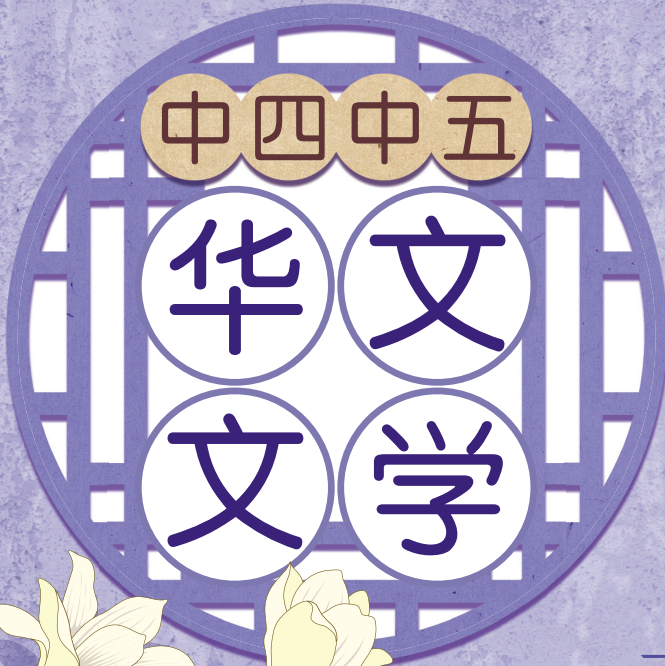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KESUSASTERAAN CINA TINGKATAN 4 DAN 5

# QIYUAN



戏剧  
憩园





# **RUKUN NEGARA**

**Bahawasanya Negara Kita Malaysia**

mendukung cita-cita hendak;

Mencapai perpaduan yang lebih erat dalam kalangan  
seluruh masyarakatnya;

Memelihara satu cara hidup demokrasi;

Mencipta satu masyarakat yang adil di mana kemakmuran negara  
akan dapat dinikmati bersama secara adil dan saksama;

Menjamin satu cara yang liberal terhadap  
tradisi-tradisi kebudayaannya yang kaya dan pelbagai cor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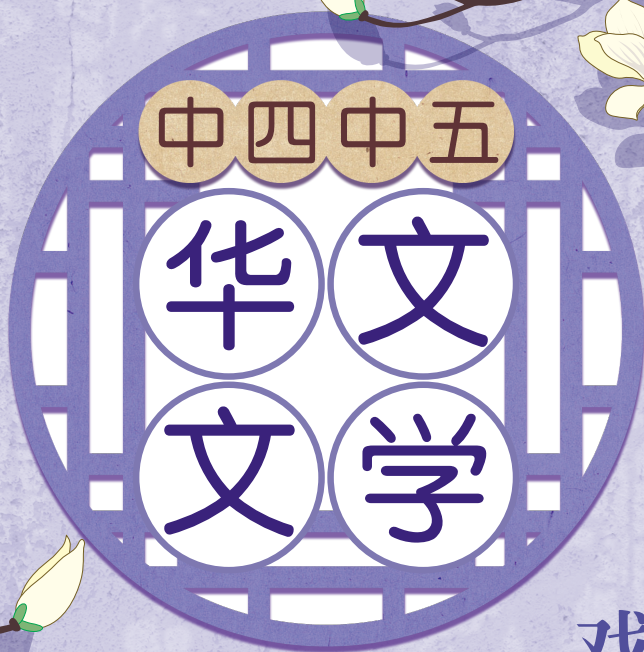
Membina satu masyarakat progresif yang akan menggunakan  
sains dan teknologi moden;

MAKA KAMI, rakyat Malaysia,  
berikrar akan menumpukan  
seluruh tenaga dan usaha kami untuk mencapai cita-cita tersebut  
berdasarkan prinsip-prinsip yang berikut: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KELUHURAN PERLEMBAGAAN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Sumber: Jabatan Penerangan, Kementerian Komunikasi dan Multimedia Malaysia)

KURIKULUM STANDARD SEKOLAH MENENGAH



# 戏剧 憩园

## 编辑

谢增英  
贺慧萍

## Editor

Chia Chen Eng  
Foh Hui Ping

## 版面设计师

苏宝丽  
陈春柳

## Pereka Grafik

Soo Poh Li  
Tan Sung Lau

## 美术员

邹永定  
俞德业

## Illustrator

Chiw Yon Ting  
Yee Teck Njiap



The Malaya Press Sdn. Bhd.

2019



#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No Siri Buku : 0171

KPM2019 ISBN 978-967-0772-67-7

Cetakan Pertama 2019

©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Hak Cipta Terpelihara. Mana-mana bahan dalam buku ini tidak dibenarkan diterbitkan semula, disimpan dalam cara yang boleh dipergunakan lagi, ataupun dipindahkan dalam sebarang bentuk atau cara, baik dengan cara bahan elektronik, mekanik, penggambaran semula mahupun dengan cara perakaman tanpa kebenaran terlebih dahulu daripada Ketua Pengarah Pelajaran Malaysi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Perundingan tertakluk kepada perkiraan royalti atau honorarium.

Diterbitkan untuk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oleh:

**The Malaya Press Sdn. Bhd.**

195901000026 (3379-P)

I, Jalan TSB 10,  
Taman Perindustrian Sg. Buloh,  
47000 Sg. Buloh,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6157 3158 Faks: 03-6157 3957  
E-mel: tmp@tmpsb.com  
Laman Web: <http://www.malayapress.com.my>

Reka Letak dan Atur Huruf:

**The Malaya Press Sdn. Bhd.**

Muka Taip Teks: Kai Shu  
Saiz Taip Teks: 20 ji / 14 poin

Dicetak oleh:

**VINLIN Press Sdn. Bhd.** (25680-X)

No.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Tel: 603-8061 5533 Fax: 603-8062 55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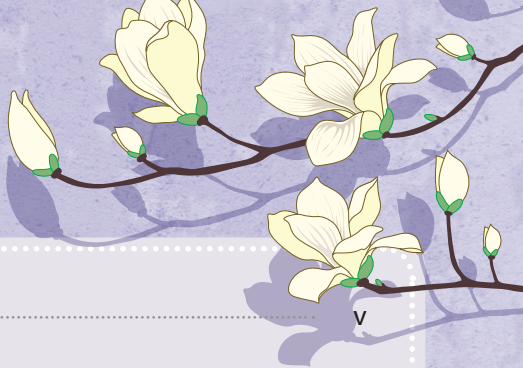
## PENGHARGAAN

Penerbitan buku teks ini melibatkan kerjasama banyak pihak. Sekalung penghargaan dan terima kasih ditujukan kepada semua pihak yang terlib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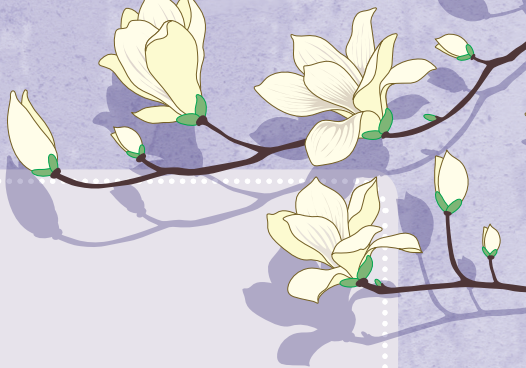
- Jawatankuasa Penambahbaikan Prof Muka Surat, Bahagian Sumber dan Teknologi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 Jawatankuasa Penyemakan Pembedulan Prof Muka Surat, Bahagian Sumber dan Teknologi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 Jawatankuasa Penyemakan Naskhah Sedia Kamera, Bahagian Sumber dan Teknologi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 Pegawai-pegawai Bahagian Sumber dan Teknologi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Kebanyakan karya yang dijadikan sebagai kandungan buku ini adalah dipetik daripada karya penulis terkenal. Oleh sebab penerbit tidak dapat menghubungi pemilik hak cipta karya karangan berkenaan, penerbit mengalu-alukan mereka yang berkenaan menghubungi penerb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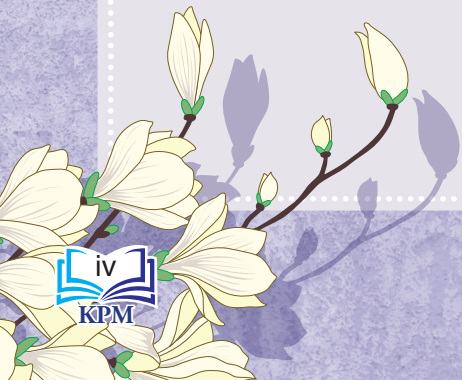
# 目 录



前言 .....	v
编剧简介 .....	vi
原著作者简介 .....	ix
人物介绍 .....	1
人物关系表 .....	2
人物图 .....	4
人物简介 .....	7
剧本（有改动） .....	19
第一幕布景 憩园客厅透视图 .....	20
第一幕布景 憩园客厅平面图 .....	21
第一幕 .....	22
第二幕布景 憩园客厅透视图 .....	40
第二幕布景 憩园客厅平面图 .....	41
第二幕 .....	42
第三幕布景 大仙祠透视图 .....	75
第三幕布景 大仙祠平面图 .....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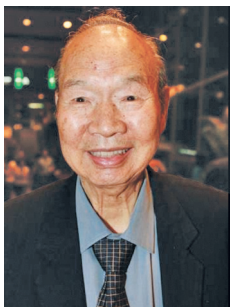
第三幕 .....	77
第四幕布景 憩园客厅透视图 .....	94
第四幕布景 憩园客厅平面图 .....	95
第四幕 .....	96
剧本编后话 .....	123
附录 .....	127
参考资料 .....	129
思考题 .....	139
参考书目 .....	148



## 前言

1. 本书是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司发布的《华文文学课程与评价标准》和考试局中国文学试卷考试范围而编订的，供教师在教学上使用，以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基本能力。
2. 《憩园》作为SPM中国文学试卷的指定作品，于2013年开始启用。《憩园》是姚拓于1967年编写的一部剧本，改编自巴金的同名小说，反映了中日战争时期的社会面貌。内文描述的一些行为如赌博、喝酒等是不良习惯，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面貌，但是教师必须教导学生，不应该仿效这些不良行为。
3. 本书的编排说明如下：
  - a. 编剧与原著作者简介：介绍编剧与原著作者的生卒年代、生平事迹、著作与其在文坛上的地位等，使读者对他们有概略的认识。
  - b. 人物介绍：以人物关系表、人物图和人物简介来介绍剧本中的人物，使读者在阅读正文前，对此剧本的人物有粗略的认识。
  - c. 正文：以大字排列，便于讲授与诵读。
  - d. 注释：难念的字用汉语拼音加以注音；难懂的词语，则以简单的词句加以注释。此外，必要时辅以插图，使读者对该词语有更全面的理解。
  - e. 参考资料：附上题解、时代背景、剧本情节与布景图等参考资料，供读者参考。
  - f. 思考题：设计一些有关文本的内容、艺术手法等学习重点的问题，并融合高层次思维技能，引导学生思考。
  - g. 二维码：扫描页面上的二维码，启动文字资料、网页等，以辅助学习。

## 编剧简介



**姚拓**（1922—2009年）原名姚天平，又名姚匡，另署张兆、鲁庄、鲁文等，为马华著名作家、编辑、出版人。姚拓曾任马华文坛迄今寿命最长的文学刊物《蕉风》月刊社长，革新了马华文学的创作思潮与理论，为马华文学注入新血，也栽培了不少学者与作家，被誉为“蕉风的摇篮手”。

### 【生平】

- 1922年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巩义市鲁庄。12岁开始研读古文，读过半年的师范学校，也接受过军校教育。
- 1941年展开军战生涯，1949年返家后，决定放弃从军。这段近十年的军人生涯，占去了他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在他日后的创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他笔下最常见的背景、内容、思考启发点与记忆。
- 1950年移居香港，曾任《中国学生周报》主编、《大学生生活》社长兼主编等职；开始从事小说、散文和剧本创作，出版了《历史故事三集》与《历史故事四集》。
- 1955年，与多位作家学者成立香港中国笔会，也参与编辑对香港和星马华文教育影响深远的《友联活叶文选》。
- 1957年移居马来亚，任《学生周报》《蕉风》月刊主编及社长三十余年；任马来亚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和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二十余年。



- 1975年，姚拓由编辑文学刊物转为编辑教科书。那段时期的马来西亚中小学华文教科书多由他编纂出版。其间，他也出版儿童读物《少年乐园》。
- 创立云集文人、书法家、画家的集珍庄画廊；与友人共创马来西亚书艺研究会；任吉隆坡剧艺研究会顾问；为马来西亚第一部歌剧——《汉丽宝》的监制、戏剧主任及召集人之一。

### 【主要荣誉与奖项】

- 1992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第一届文化奖（文学）
- 1994年：马来西亚第三届马华文学奖；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第三十五届文艺奖
- 1995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资深作家——峥嵘岁月”表扬奖
- 1996年：亚洲华文协会文艺基金会“文艺奖金及纪念牌”表扬奖
- 1997年：台湾教育部教育文化奖章

### 【主要著作】

#### 小说：

- 二表哥
- 弯弯的岸壁
- 五里凹之花
- 四个结婚的故事
- 姚拓小说选

## 散文集：

- 美丽的童年
- 墙头上的小红花
- 蛙鸣
- 雪泥鸿爪——姚拓说自己

## 戏剧：

- 憩园
- 荆轲刺秦王
- 儿女英雄传
- 万金和尚
- 姚拓戏剧集①
- 姚拓戏剧集②



姚拓小说选



美丽的童年



墙头上的小红花



雪泥鸿爪——姚拓说自己



姚拓戏剧集①

## 原 著 者 简 介



**巴金**（1904—2005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因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 【生平】

- 1904年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开始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 1927年到巴黎留学，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 回国后从事文学活动，并与鲁迅相交。他这时期的著作围绕两个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三部曲”；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的《家》。
- 20世纪30年代，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积极发掘文学新秀、推荐优秀作品，为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 抗战时期，将理想融入民间出版事业。后期的创作风格转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的《春》《秋》、“抗战三部曲”《火》、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短篇小说《神》《鬼》等。
-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翻译和出版工作，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 1978年，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了《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五集，统称《随想录》，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 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的对象。自1989年起，中国持续召开过多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关于巴金的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 【主要荣誉与奖项】

- 1982年：意大利国际但丁奖
- 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 1990年：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 1999年：北京天文台施密特 CCD 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
- 2003年：“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 【主要著作】

### 长篇小说：

-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 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二、三

### 中篇小说：

- 春天里的秋天
- 憩园
- 寒夜

### 散文集：

- 随想录
- 新声集
- 赞歌集

### 译作：

- 父与子
- 处女地
- 往事与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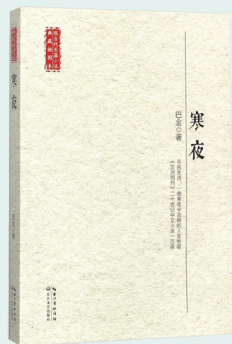
激流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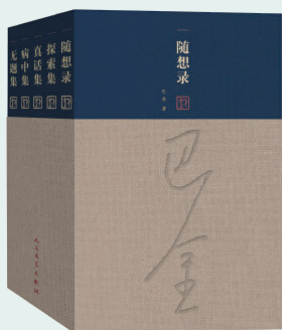
春天里的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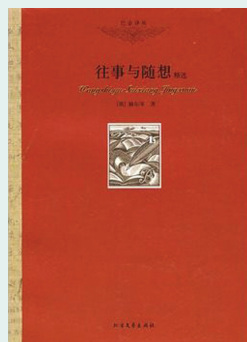
憩园



寒夜



随想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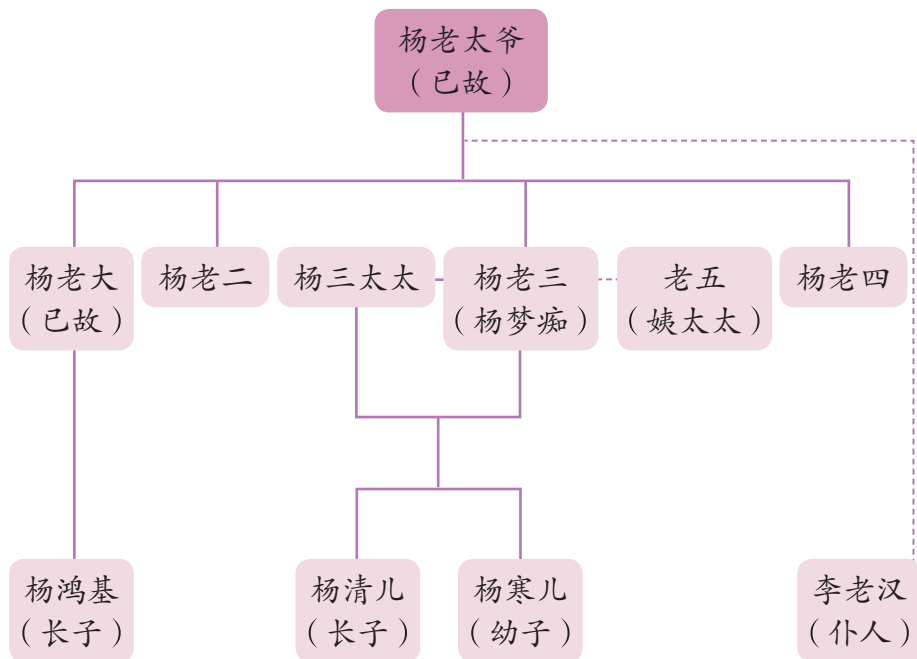
往事与随想



## 人物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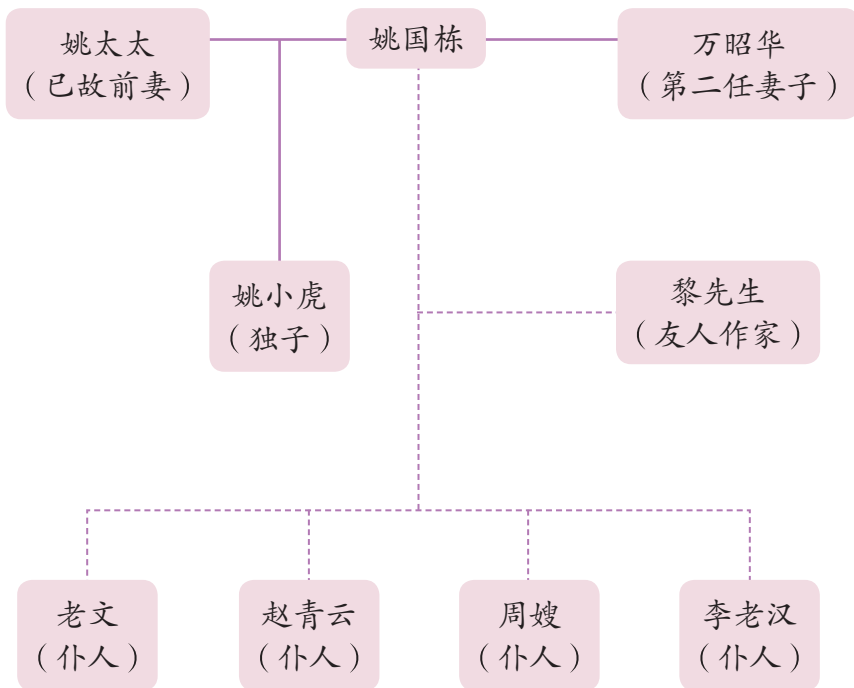
# 人物关系表

## 杨家人物关系表





## 姚家人物关系表



## 人物图（以出场先后为序）



杨梦痴



杨寒儿



杨三太太



杨清儿



李老汉



杨老二



杨老四



杨鸿基



姚国栋



黎先生



老文



赵青云



万昭华



姚小虎



周嫂



老五



面包师父



面包徒弟

## 人物简介（以出场先后为序）

**杨梦痴：**“憩园”的旧主人。又称“杨老三”，他的老仆人称他为“三老爷”。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还相当潇洒英俊。

他是修建“憩园”旧主人杨老太爷的第三个儿子。杨老太爷已于一九三一年去世。大儿子杨老大去世于一九四〇年。杨老大一死，除了杨老三（梦痴）之外，杨老二和杨老四，杨老大的儿子，还有杨老三的大儿子，都赞成把“憩园”卖掉。

杨老三年轻时风流自赏，读了一些古书，家庭方面有父荫可靠，于是，什么事也没有做过。他的那分<sup>①</sup>家产，全被他一个人花光了，因为他偷偷地在外面还养了一个“下江”（泛指长江下流各省）籍的姨太太，这个姨太太也挖了他不少的金钱。在做人方面，杨老三的确没有尽过“丈夫”“父亲”的责任，花光了他父亲留给他的钱，还逼着太太花光了她的私房钱。在私生活方面，年轻时可说相当荒唐，尤其是那个“下江”的姨太太更拖得他无法自拔。

---

① 分：旧时意思同“份”，现应写作“份”。

人，走错了第一步，就很难走回到正路上来。他最后是把家产“花得精光”，一家人没有一个看得起他。所以，在他反对卖掉“憩园”的时候，杨老二和杨老四都说他“不配说这种话”。杨老三却发誓说他不要使用卖掉“憩园”的一分钱。



扫描二维码，查看中国地图，以了解“下江”指的是哪些地方。

杨梦痴的私生活虽然腐烂<sup>2</sup>不堪，但他的“性情”却很有骨气。分家之后，又因为他的大儿子对他的仇恨太深，使他无法住在家中。他从此隐姓埋名，情愿做乞丐，也不愿再回到杨家。他为了要逃避他的小儿子（寒儿）的找寻，他在省城中各处流浪，靠乞食及偷窃为生，最后被下到牢狱。他说他要忍受一切的苦难，好赎他过去的罪过。在牢狱内出外做苦工，又被作家黎先生无意中看到了。他就装病不去做工，挨毒打而死。（小说原著中，系挨打后被传染上霍乱病而死。）

---

<sup>2</sup> 腐烂：应写作“糜烂”。

杨老三的衣服，第一幕及第三幕大不相同。第一幕着长衫<sup>③</sup>，还相当干净；第三幕虽然穿着长衫，但已破旧污秽不堪。



长衫

**杨寒儿：**十三岁，杨梦痴的第二个儿子，样子长得很像他的父亲，是个十分早熟的孩子。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位母亲（杨梦痴的发妻）。在杨家一家中，只有他一个人深爱他的父亲。杨梦痴在分家后，又受不了大儿子的气（事实上，他的大儿子根本没有把他当作父亲看待），便流浪在外，也只有杨寒儿和他的旧仆人李老汉关心他。杨寒儿多处打听、找寻他的父亲，最后在大仙祠中找到了。他年纪虽小，却十分有孝心，经常接济、探望他的父亲。他屡次偷跑到“憩园”去折取茶花，便是为了父亲。为了折取山茶花，不知和姚家的仆人吵了多少架，受了多少委屈。他很想把父亲接回家中，可是，他的哥哥恨透了爸爸，连在人前提一个“爸”字都不许。最后，杨梦痴带着病躯偷偷离开了大仙祠，从此后，杨寒儿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等到

---

③ 长衫：旧时男子穿的大褂儿；长袍。

杨梦痴死于牢狱，那位好心的黎先生也不忍心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个早熟的孩子。

他很聪明，十三岁已读初中二年级，每次考试都中头二三名，很懂事情，口才也好。着学生装。

**杨三太太：**杨梦痴的发妻，四十岁左右。她对杨梦痴并不是没有夫妻情分，只是杨梦痴太不争气，令她十分伤心。为了以后的生活，她竭力劝说杨老三同意卖掉“憩园”。在吵架时，她的口气倒是咄咄逼人。一张端正而没有特点的椭圆型脸，并不很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头发相当多，在后面梳了一个髻，身穿咖啡色短袖旗袍。

**杨清儿：**是杨梦痴的长子，寒儿的同胞哥哥。二十岁左右的人。他非常痛恨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卖屋时不肯签字，他出头签字卖屋。他的心肠真够狠够硬，全没有半点父子情分，与他的弟弟寒儿恰成对比。着中山装<sup>④</sup>。



中山装

---

<sup>④</sup> **中山装：**一种服装，上身左右各有两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式长裤，由孙中山提倡而得名。



**李老汉：**原是杨家的老仆，大概已经有六十多七十岁了。杨家在光绪<sup>5</sup>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刚修建好“憩园”，他就进杨家做仆人。先是当大班<sup>6</sup>抬轿子，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和人打架，跌坏了脚，杨家老太爷给他医好，从此在杨家看门。杨家卖“憩园”是在一九四〇年，因为他年老无依，杨老二把他推荐到姚家继续看门。李老汉虽然目不识丁，却很有中国古老一代下层阶级的淳朴及忠心的美德。他从内心深处对杨家忠心不二，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杨老三，他老人家还是想办法去帮助他救济他。杨寒儿经常跑进“憩园”折花，也是他偷偷放进来的。白发，戴瓜皮帽。胡子一寸多长。仆人装束，上身短衣，下生长裤，腰束“腰围巾”，裤脚有“绑腿带”，粗布鞋，手执长烟管，走起路来，左脚有点拐。

**杨老二：**杨梦痴的二哥，五十多岁，是本城内一间商行的经理，力主卖掉“憩园”。着长衫。

---

**5 光绪：**中国清朝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的年号，即公元1875年至1908年。

**6 大班：**旧时称轿夫。

**杨老四：**三十六七岁，杨老二和杨老三的弟弟。一间商行的副经理，也是力主卖掉“憩园”的人。着长衫。

**杨鸿基：**杨老大的儿子，二十三岁。第一房的长子，代表第一房在契约上签字。着西装。

**姚国栋：**别号诵诗，应该是三十六七岁的人，是作家黎先生的老同学，老朋友。某一个大学文科的毕业生，留过洋。回国后，做过三年教授，又做了两年官，后来就回到家里，买了“憩园”。靠他父亲留下的将近一千亩的田地过安闲日子。他是个高个子、宽肩膀、浓眉、宽额、鹰鼻、嘴唇上薄下厚、脸大而长的人。就他的性情来说，也是相当豪放、爽直，与他的外型十分配合。他早年结婚，太太在三年前死了，留下了一个儿子小虎。不过，他很爱他的这个第二任太太万昭华，也很爱他的儿子小虎。因为家中生活优裕，处处显得十分大方，虽然常常爱发一些对各种事物的牢骚，但对他目前的生活却十分满意，觉得自己比别人幸福。这是那时候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爱发高论，却从不付诸实际；口头常说要写惊天动地的巨著，可是却从未动笔，读了四年大学文科，等于白

读。不过他为人豁达，甚至有点圆通，而且丰衣足食，用不着仰息别人，大概在社会上的人缘不算坏。很自负，有点固执的过于自信，所以他对他的儿子小虎，失于管教，过分宠爱，养成了小虎说谎逃学、欺善怕恶、赌钱等等的坏毛病。结果小虎因无人管束，到外婆家去游水时被水冲走，连尸首也没有找到。他后悔地说：“我自己也应该负责。”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至于他对他的太太，虽然爱护备至，但在根本上他一点也不了解他太太的心情。他的太太虽然锦衣玉食，但在心灵上是空虚无凭的。严格地说，他读过大学，做过教授，但胸中并无什么学问，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粗人”而已。平日无所事事，却又显得十分忙碌，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天天忙些什么。他不能算是无动于衷只知道“钱”的人，也肯帮朋友的忙，偶然也会起了同情之心（例如去找杨老三下落），但那算是他无聊生活中的插曲，而且也是受了黎先生及他太太的同情的感染，并非发自内心深处，所以，他周围的一切其他悲哀的事物，他看过了就忘记，甚至根本不存在于他的心里。他活着只是活着，没有理想，没有信仰，只是他尚未失去宽厚及豁达的人类本色而已。

他的名字与别号，对他都是一种讽刺，他既不是“国家的栋梁”，又从没有“诵”过什么“诗”。他的生活是那么美满，好像除了目前的幸福生活，他便一无所求似地。也可以说，姚国栋也是那个时代中的悲剧人物。第一幕着西装。第二幕着西装。第四幕着白衣白裤。

**黎先生：** 作家。姚国栋的老同学、老朋友。三十六七岁，身材瘦削。穿不入时而略带破旧的西装，不结领带。很有中国读书人的淡泊气质，且又有浓厚的同情与怜悯的心肠，这可以在他极力挽救杨家父子的事情上看得出来。他离开家乡已有十五个年头，此次回到家乡，被姚国栋在街上遇见，硬把他拉回姚家去居住。他在“憩园”大概住了五个月的时间。

**老文：** 姚家的老仆，六十岁左右，缺门牙。在姚家已有三十多年。姚国栋也是他看着长大的。对姚家还算忠心，只是爱说话，对他的小主人姚小虎十分不满。着旧长衫。

**赵青云：** 姚家年青的仆人，二十来岁。脾气暴躁，敢和姚小虎粗口对骂。有一次，小虎装模作样地要打他，他竟站起来，把膀子晃了

两晃，一面回骂道：“你敢动一下，老子不把你打成肉酱不姓赵。”着仆人短装。

**万昭华：**

是姚国栋的第二任太太，小虎的后母，现年二十三、四岁，有一张不算怎么长的瓜子脸，两只黑黑的眼睛，鼻子不低，嘴唇有点薄，肩膀瘦削，腰身细，身材高高，脸上常常带笑意，是一个可以亲近的、相当漂亮的女人。她说话斯斯文文，对任何人好像从没有大声地说过一句粗言粗语，对待下人特别宽厚。读过几年洋书，喜欢文学，差不多所有的新派小说及翻译小说她都读过。在出身方面，好像是新派的女性，其实，她在行动上却几乎包含了中国旧时代妇女所有的美德。她性格温柔，体贴丈夫，可谓“知书达理”，又能“相夫教子”。虽然小虎从不把她看在眼里，她仍然是十分爱小虎的，没有半点“后母”的习气。在生活方面，表面上看来她是幸福的：姚国栋既然那么地爱她，饭来到口，衣来到手，自从出嫁后连走路都没有走过，因为家中有现成的包车及车夫，又是偌大“憩园”中的唯一女主人，外有忠心的男仆，内有贴身的女仆，天底下还有哪一个比她幸福？事实上，她的生活却十分空虚与寂寞，丈夫虽然爱她，但她的丈

夫根本就不了解她的内心生活，也没有照顾到她的内心深处的灵魂，所以她的生活仍是贫乏、枯燥，变成了永远没法飞起来的小鸟。

她的心地，纯洁得有如一张白纸；她的性情，柔顺得有如一头绵羊；她的同情与怜悯，却有如奔流不息的长江。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令人折服倾倒，她在温柔中显出大方，殷勤中显出真挚。

不过，严格地说，她虽然抱有这么纯真、崇高的理想，又这么具有悲悯的心肠，但她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小鸟，永远无法飞出她的樊笼<sup>7</sup>，无法独自去寻觅她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连她心中小小的志愿——去做一个护士也好——都无法实现。她被关得太久了，翅膀早已失去远飞的力量，她空空具有这么多的美德，这些美德却无法表达；她像是一块未被雕琢过的白玉，无瑕无疵，却被埋在土中而没有发掘出来。

她极力想去爱人，其他的人却不能爱她：赵家（姚国栋第一任太太的娘家，有钱有势）对她有极深的仇恨，小虎对她是那么的轻蔑，丈夫对她毫不了解。后来，

---

<sup>7</sup> 樊(fán)笼：关鸟兽的笼子，比喻受束缚而不自由的境地。

小虎溺毙，她自己又怀了孕，应该将来有个好日子吧！可是也不见得，她活着的日子是“等待”，但又“等待”什么呢？等待着丈夫和她的老年吗？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活一辈子吗？她有的只是“空虚”，仍然摆脱不了好像是命运注定了的给她的悲剧收场。万虽处富贵之家，衣着并不豪华时髦，旗袍，披肩，大方清雅。

**姚小虎：**姚国栋前妻留下来的儿子，十四岁了，还在读小学四年级，不用说，留级留了好几年。样子很像姚国栋，长得可能不错。可是，在脾气上完全不像他的父亲。偏偏父亲因为他是独子，又死去了母亲，十分宠爱他，养成了他的各种坏毛病：不读书，爱花钱，经常和他的外婆家几个表兄弟赌博，闹事。仗着有外婆及父亲撑腰，动不动就发脾气，一口粗话地大骂仆人。偏偏那个年青仆人赵青云，性子又激烈，你骂一句，他骂两句，甚至有一次几乎要打起架来。这孩子欺软怕硬，是个标准的“二世祖”。他的后母万昭华，不敢多惹他，虽想管教他也管教不了。

在这样有钱人的家庭，又有更有钱有势的外婆家的支持与宠爱，他经常到外婆家去住，一住就是许多天。最后，他和几

个表兄弟到河中去游泳，因不知水涨，竟给大水冲走，连尸首也没有给找回来，就这样胡里胡涂<sup>8</sup>死了。第二幕着西装，第四幕着翻领白衫，短裤。衣饰鲜美，头发光鉴<sup>9</sup>。

**周嫂**：四十岁左右，脑后梳一个大髻，脸相当长，脸色黄，颧骨高，嘴唇厚，眉毛多，身体结实，做事手脚快。着女仆短装。

**老五**：三十岁左右，打扮入时，烫发，着旗袍，有短外套，花布鞋。本是杨老三的姨太太，后来席卷一切逃走。现在已是王家的二姨太太。心地并不坏，她到大仙祠去，便是特地给杨老三送钱的。

**面包师父**：四十多岁。着面包师父<sup>10</sup>装，围白围布，戴白帽。

**面包徒弟**：二十岁。着面包工人装，围白围布。

---

<sup>8</sup> **胡里胡涂**：现写作“糊里糊涂”。

<sup>9</sup> **光鉴**：光可鉴人，形容物体表面非常光亮，可以照见人影儿。

<sup>10</sup> **师父**：现写作“师傅”，即对有技艺的人的尊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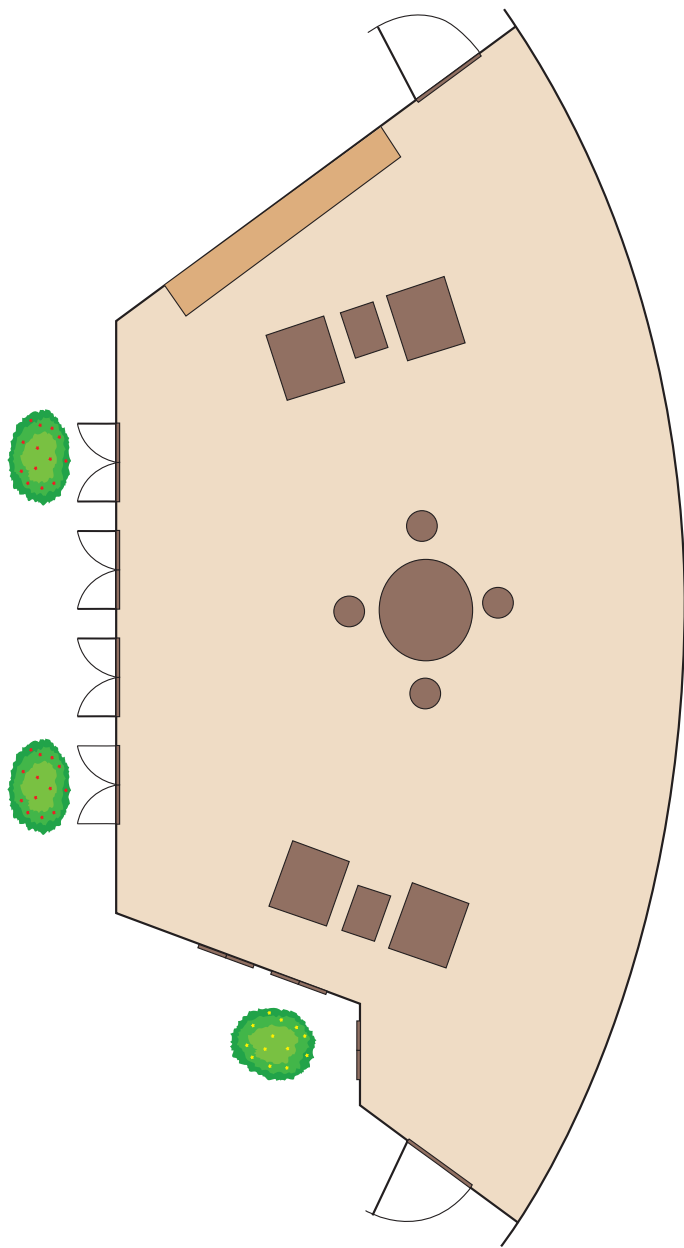




剧本 ( 四幕二景 ) ( 有改动 )



第一幕布景 憩园客厅透视图



第一幕布景 憩园客厅平面图

## 第一幕

- 时间：**一九四〇年，初秋，上午。
- 地点：**憩园的客厅。布景方面，可参考图样。客厅布置华丽。由客厅中可看到窗外的花园；花园中有各种花树，最重要的是红茶花树必须由客厅内可以向外看得见。客厅的一排四扇大门，精工雕刻，古雅、豪华、高大。其他通往各处的房门，则低于一排的四扇大门，但亦十分精致。客厅中有大书橱一面，装的都是“线装书<sup>①</sup>”。
- 人物：**杨老三，原名杨梦痴。（剧中称老三）  
 杨寒儿（剧中称寒儿）  
 杨三太太（剧中称三太）  
 杨清儿（剧中称清儿）  
 李老汉（剧中称李）  
 杨老二（剧中称老二）  
 姚国栋（剧中称姚）  
 杨老四（剧中称老四）  
 杨鸿基（剧中称鸿基）



线装书

① 线装书：装订的线露在外面的书。

(幕启，衬以轻微而带有悲凄气氛的音乐。)  
(杨老三在客厅内抚摸门窗及书橱等物，因为他已经知道这所憩园不久就要卖给别人，触景生情，悔恨交集，只是默默无言地摸来摸去。显示出无限留恋的心情。杨老三的小儿子——杨寒儿，跟在父亲背后，颇显出迷惑及不解的心情。父亲摸门窗，他也跟着去摸。)

寒儿：爸爸，爸爸！

(杨老三只是回过头来，对寒儿长叹一口气，没有回答。)

寒儿：爸爸！二伯伯、四叔，还有我妈妈，他们一定要卖这座房子吗？

(杨老三点头，轻微叹气。)

寒儿：爸爸！你不能反对他们吗？

老三：寒儿！（轻微咳嗽摇头）你爸爸不中用！你想想看，寒儿！你二伯伯、你四叔，他们会把我看在眼里吗？他们会听我的话吗？

寒儿：爸爸，假如你不赞成卖，这房子卖不掉，我们就不必搬出去啦！

老三：傻孩子！天底下哪里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寒儿，你过来摸一摸这些门窗（摸门窗），这些花纹，都是你爷爷亲眼看着工人们用手雕刻的。（叹气）再过些日子，这些东西（指客厅），那些花木（指花园）都是别人的了！

- 寒儿：爸爸！这座憩园是爷爷亲自修的吗？
- 老三：（点头）是你爷爷亲手画图，亲手修造的！（指窗外）那棵桂花<sup>②</sup>，也是你爷爷亲手栽种的；那两棵茶花<sup>③</sup>，是我小时候种的。我最爱的，就是那两棵茶花树。寒儿！你去给我摘几朵茶花来！
- （寒儿应声，推开厅门，出外摘花。杨老三又无限留恋地去抚摸书橱。寒儿回来。）
- 寒儿：爸爸！（手中除有两枝茶花外，还捧了一大把桂花。）刚才麻雀在树上打架，弄得满地都是桂花！爸爸，你闻闻看，多香！
- 老三：（接过茶花，又闻寒儿手中的桂花）唉！真香！可是，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些茶花，再也闻不到这些桂花的香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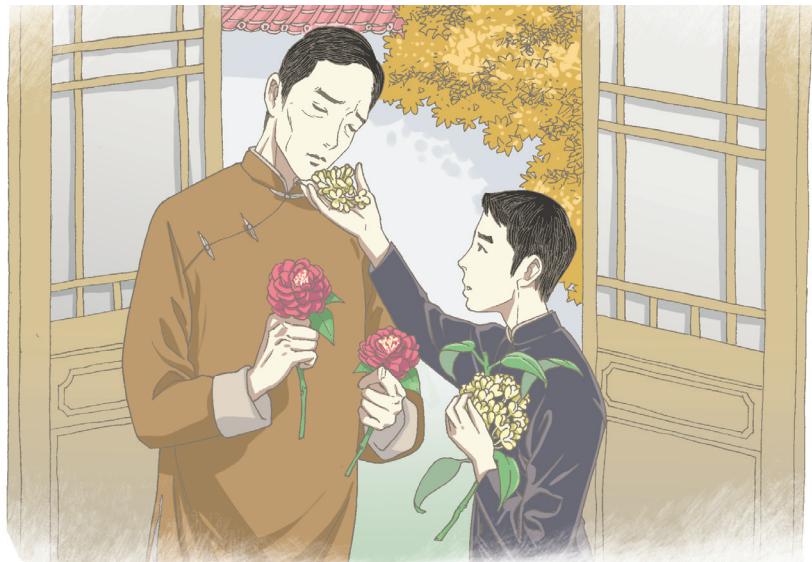


桂花



茶花

- ② 桂花：**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叶子椭圆形，花小，白色或暗黄色，有特殊的香气，核果卵圆形。
- ③ 茶花：**山茶、茶树、油茶树的花，特指山茶的花。山茶是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叶子卵形或椭圆形，有光泽，花红色或白色，蒴果球形，种子球形，黑色。是著名的观赏植物，种子可榨油，花可入药。



寒儿：爸爸，我们住得好好地，为什么二伯伯他们一定要卖掉公馆<sup>4</sup>？为什么他们大家都反对你，不听你的话？

老三：（轻微叹气）都是为了钱啊！唉！都是为了钱啊！

（此时，杨三太太已与杨清儿来到客厅，只是杨老三及寒儿并未发觉他们已经进来。）

三太：钱啊！钱啊！当然都是为了钱啊！

寒儿：妈！哥！

（清儿对寒儿冷看了一眼，不作回答。对父亲的态度既冷淡又仇视，坐在一旁，不言不语。）

<sup>4</sup> 公馆：旧时指官员、富人的住宅。

（杨老三看了他们一眼，无助似地坐在椅子上低头看花。）

三太：我正要找你们！寒儿！来，你过来！

（寒儿走到三太跟前，三太手拉寒儿。）

三太：梦痴，你摸摸你的良心想一想，自从我嫁到你们杨家，哪一天你给我过过好的日子？你只知道种花、养鱼、赌钱、玩女人，你在外边有小公馆，你偷偷地养着你的下江籍的姨太太，你以为我和你的孩子们都不知道……

老三：（抓头发、摇头、无地自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说下去好不好？

三太：不要再说下去？（不肯放松）你没有想想，你有没有尽到你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老太爷留给我们分下的田地，你都卖光啦！我的私房钱，你骗的骗、拿的拿，也都给你花光啦！现在，二伯他们要卖这座公馆，你偏偏不赞成，难道你让我们母子以后吃风喝风过日子！

老三：（叹气）唉！我不配做爸爸的儿子，也不配做你的丈夫，更不配做他们两个孩子的父亲！可是这公馆，我绝对不卖！爸爸在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谁也不准卖公馆，将来要把这公馆改为祠堂<sup>5</sup>……

<sup>5</sup> 祠堂：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同族的人共同祭祀祖先的房屋。



三太：你只会说不卖不卖！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母子以后的生活！（哭）梦痴，你算是行行好，可怜可怜我们母子吧！（对清儿寒儿）清儿、寒儿，你们都过来，过来！都给你们爹跪下，给你们爹磕个头，求求情，求你们的爹以后好好做人，不要再去找那个下江女人！

（三太拉清儿，清儿恨恨地转身，不肯去。）

三太：（对寒儿）寒儿，你听话，去，去给你爹磕头！去！（拉寒儿去老三跟前）跪下呀！跪下呀！（寒儿哭啼着跪下。）

老三：你，你，你……

三太：你今天怎么不讲话啦？你也会不好意思吗？他们都是你的儿子，你拿出做父亲的架子，你教训他们呀！你跟他们说，你花的是你自己挣的钱，不是他们爷爷留给他们的钱！

老三：你，你，你看把寒儿都吓哭了，你还吵着干什么？给别人看见多丢脸！

三太：往天你吵得，怎么今天也害怕吵了？你做得我就说不得！你怕哪个不晓得你在外边干了什么好事，哪个不笑我在家里守活寡……

老三：（掩着耳朵）你，你不要再说了，我给你下跪好不好？

三太：（抢着说）给我下跪？我给你跪！我给你跪！（扑通一声跪在杨老三面前，拉住老三衣服哭哭啼啼）你这样，还不如爽爽快

快杀死我们好……

老三：（站了起来，频频顿脚）你，你，你这是干什么！我已经知道错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来迫我，来折磨我……

清儿：（忽然由椅上站起身来，愤怒、仇恨的目光直逼近杨老三。）是妈妈折磨你？还是你折磨了妈妈？

老三：（气得全身发抖，双手发颤）你，你，清儿，你，你眼中还有没有父亲……

清儿：（咬牙切齿）父亲？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尽过一点点做父亲的责任？我心中根本就没有你，我的父亲早已死啦！

老三：你的父亲早已死啦？（懊恨，悲愤）是的，你的父亲早已死啦！

寒儿：爸爸，你没有死！你没有死！

老三：寒儿，（柔声）以后你要好好读书，孝敬你的母亲，你的父亲是早已死啦！（摆脱三太及寒儿的手，想离开。）

寒儿：（哭啼）爸爸，你不能走呀！你不要走呀！爸爸！

清儿：（厉声）寒儿，妈妈，你们让他走，松开手！让他走！

老三：（下决心）好，我走！我走！（摆脱三太及寒儿的手，掩面抽泣，急急由右门走出。）

清儿：（扶三太）妈妈，你起来！我给你报仇，（顿脚）我给你报仇！（扶三太起身，坐

在椅上)妈妈,你不用再哭啦!我们家,就当没有他那么一个人!

寒儿:大哥,他总是我们的爸爸呀!

清儿:(斥责寒儿)他配做我们的爸爸?(对三太)妈妈,你不必再伤心,等这公馆脱了手,我们搬到另外的地方去,我已在一家银行找到了工作,我会好好地孝敬妈妈!……(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李老汉已经由大厅门进来。寒儿先看见李老汉,以肘示意大哥不要再说下去。清儿转过头来,看见李老汉站在那边,立即板起脸孔。)

清儿:李老汉!

李:大少爷!

清儿:你站在那里干什么?

李:大少爷!二老爷和那一位买房子的姚老爷就要进来了。

清儿:(思索)嗯!我知道啦!(挥手示意李老汉出去。)

李:是!大少爷!(由厅门退下。)

清儿:妈妈,不用再哭啦!什么事由我来做主好啦!寒儿,来,来,我们来搀<sup>6</sup>妈妈回到房里再说吧!

(杨老二:“请,请,请!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声音先由幕后发出。然后杨老

6 搀:搀扶;用手轻轻架住对方的手或胳膊。

二及姚国栋由厅门走进客厅。)

老二：请坐！请坐！随便坐！随便坐！

姚：谢谢！谢谢！（坐下）

老二：（向外呼喊）李老汉！李老汉！

李：（由厅门上）二老爷！

老二：你先去倒两杯茶来！

李：是！二老爷！（进左角门下）

老二：姚先生，刚才你已经看过了花园、上花厅<sup>7</sup>和下花厅，你对这座公馆还算满意吧？

姚：杨先生，我是爽直人，很满意，很满意！这座憩园内内外外，修建得真是美轮美奂！就是价钱贵了一些！

老二：这价钱绝对说不上贵，姚先生，先父修建这座公馆，可以说是花尽了他老人家的宦囊<sup>8</sup>。现在，假如不是我们弟兄分了家，每一房<sup>9</sup>都急着用钱，我们说什么也不会这么廉价脱手<sup>10</sup>！

姚：（从袋中取出买卖契约）杨先生，就这样我们算是成交啦！这是契约，请杨先生和府上的令弟和世兄<sup>11</sup>们，每一房在契约上

**7 花厅：**某些住宅中大厅以外的客厅，多盖在跨院或花园中。

**8 宦(huàn)囊：**因做官而得到的财物。

**9 房：**指家族的分支。

**10 脱手：**卖出货物。

**11 世兄：**旧时对辈分相同的世交（如父亲的门生、老师的儿子）的称呼，对辈分较低的世交也尊称作世兄。

签一个字就可以了！

老二：（接契约）自然，自然！今天我就和舍下各房办理签字的手续。

李：（由左角门上，端茶）姚老爷，喝茶！（另一杯送杨老二。）

姚：（对老二）杨先生，你前些时对我所说的那个看门人李老汉，就是（指李）这个人吧？

老二：是呀！我差一点给忘记了！（对李）李老汉！

李：二老爷！

老二：李老汉，这座憩园是你亲眼看着修建起来的，你在我们杨家也有几十年了！

李：是！二老爷！（暗暗揩泪）

老二：你对我们杨家忠心，我们杨家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可是，这座公馆已经卖给这位姚老爷了！

李：是，二老爷！我知道！

老二：李老汉，我已经同这位姚老爷讲好了，这座公馆虽然让给了他们姚家，不过，姚老爷答应收留你，你仍然可以在这里看门打更<sup>12</sup>。

（李揩泪不语。）

姚：李老汉，你也不必伤心，反正院子这么大，房间这么多，我也要请一位看门的人，我会像你们老爷一样地厚待你！

<sup>12</sup> 打更：旧时把一夜分作五更，每到一更，巡夜的人打梆(bāng)子或敲锣报时，叫打更。

- 李：（木然）老爷说得是，谢谢你们二位老爷！（说着，就要跪下来给姚磕头。）
- 姚：（连忙阻止）不用啦！不用啦！（扶李老汉起身）你这么一把年纪啦，我怎么能受得了！
- 老二：李老汉，你下去把你三老爷、四老爷，还有头房的大少爷都请进来！
- 李：是！二老爷！（从右门下。）
- 姚：杨先生，我想先告辞了！（起身告别。）
- 老二：那么，我也不强留你姚先生啦！就这样吧，等这张契约一签好字，我就马上送到姚先生的府上。
- 姚：杨先生，请留步！
- 老二：不，不，我应该送姚先生到门口。  
（二人谦虚地互说“请！请！”姚国栋在前，杨老二在后，走出厅门。）  
（在姚与老二走出门口以后，杨老四与杨鸿基，好像绑架似地，一边一个人，挟扶着杨老三，由右门进来。）
- 老四：（对老三）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你想溜走！
- 鸿基：（对老四）四叔，（拍胸口）我说得对吧，哼，要不是我在后门截住了他，早给他溜走啦！（老四与鸿基挟扶着老三，坐在椅子上，二人尚小心地站在两旁监视。）  
（杨老二此时已送走姚国栋，从大厅门口进来。）

- 老二：（环视四周）嗯，各房都已到齐了！刚才，姚家已经来看过房子。价钱呢，我已经向你们各房都说过了！今天，就请各房在这契约上签个字，房子就可以成交！（对杨鸿基）鸿基，大伯已经去世，你是头房的长子，你就先来签字吧！（将契约放在一边的大桌子上。）
- 鸿基：（走近桌子）二叔，就写在这里是不是？（指契约。）
- 老二：（略看一眼，点头）嗯，嗯！（杨鸿基签字，面带喜色，退回原位。）
- 老二：我是二房，现在由我来签！（签字）老三，轮到你了！
- 老三：二哥，我说过不签！（摇头）你们把我拉来也没有用！
- 老二：（怒）你这个时候不签字，你存的什么居心？你想敲诈我们？
- 老三：二哥，我没有脸签那个字，我们太对不起我们死去的父亲……
- 老四：（不等老三说完，即怒容满面）哼，猫哭老鼠，假慈悲！（指老三）现在卖公馆要你签字，你说对不起死去的父亲！那么你平日的所作所为，又有哪一点对得起父亲！你不签就算！（对老二）二哥，由我来签！（忿忿地走到桌前，签字，掷笔，对老三）为了要你签字，我才叫你一声三

哥，三哥，你到底签不签？

（老三摇头。）



老二老四：（同声对老三）你说，你不签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老三：（站起身来，慢慢地说）我不签字，什么意思也没有！爸爸在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谁也不能卖掉憩园，将来要把这座公馆改为我们杨家的祠堂！

老二：（大拍桌子，吐口水）呸！你配讲这句话！

老四：（对老三）三哥，我们都知道你穷，你老实说出来吧，你想要多分多少钱？

老三：二哥，老四，我可以向你们赌咒，我不要花一个卖公馆的钱！你们就是杀死我，我也不签字，我再没有脸出卖爹的东西。我对不起爹的事情做得太多了。我是个不肖



子弟。我卖光了爹留给我的田，可是我决不愿意卖掉这个公馆，我决不想用一个卖公馆的钱！

老二：（对鸿基）鸿基，你去把你三婶和清儿都请来！

（鸿基应声，由右门外出。）

老四：（对老三）哈，你这个时候倒会说漂亮话啦！啊！你觉得你对不起爹，噯，我问你，你哪一样事情对起过爹？（厉声）你是不是想死赖着，想霸占这座公馆？你不想搬出去是不是？你说！你说呀！

老三：二哥，老四，我已经没有家了，我也不再要家，我马上就要搬到外边去住。你们来杀死我吧，说什么我也不能签字！

（鸿基带杨三太太及杨清儿由右门上。）

老四：（看见他们，如看见了救兵似地，高兴万状）三嫂，清儿，你们来得正好！（搓双手）来得正好！

（三太太及清儿走进来，三太太尚自涕泪未干。清儿走过来，什么话也不说，拿起笔来就在契约上签字，扔下笔。老三愤怒地瞪着清儿，清儿却睬也不睬。）

清儿：（故意大声地说）字是我签的，房子是我赞成卖的。三房的事情该由我来作主，我不怕哪个反对！

老二：（笑嘻嘻，赶快收好契约，生怕别人后悔

似地。)对,你应该作主!你应该!

老四: (笑嘻嘻)二哥,你怎么现在才想出这么一个绝妙的计策,要是……

鸿基: (打断老四的话)是呀!要是老早清儿能这么签一个字,我不是早到外国去读书了吗!

老三: (早已气得浑身<sup>13</sup>发抖,这时才咬着牙,用力地挤出了一句话,指着清儿)他,他,他不是我的儿子!

清儿: (对三太)妈,我们走!(不理老三,与三太太由右门下。)

老二: 好啦!事情完啦,我们也该走啦!

老四: 二哥,你不到我家去坐一坐吗?

老二: 唉!生意太忙,以后再去吧!(对鸿基)  
鸿基!这么说来,你下个月就可以坐飞机去外国留学了?

鸿基: 二叔,我的手续都早已办好了,一拿到钱,我马上就走!

老四: 钱吗,没问题,没问题!(对老二)二哥,你说是不是?(大家一边说着,一边向大门走去。)

老二: 我马上就把这张契约送去姚家,钱吗!没问题,没问题!

(老二,老四,鸿基,说笑着走出大门,根本就没把杨老三看在眼里。杨老三尚自在那

<sup>13</sup> 浑身: 应写作“浑身”。

里浑身发抖。等大家都走了以后，他才恨恨地抓头发，自己打自己的胸口，跺脚。)

老三：(恨恨地说)他不是我的儿子！他不是我的儿子！

(寒儿偷偷地由门外走进来。)

寒儿：爸爸，我是你的儿子！

老三：(抚摸寒儿的头流泪，叹气，熟视寒儿)唉，我知道，也只有你，是我的儿子！

寒儿：爸爸，你太累了，回屋里去歇歇吧！

老三：我不累，不累！寒儿，(又像自言自语)四十年来，我真像做了一场大梦。你爷爷临死前对我说的话，现在我才明白过来！

寒儿：爷爷对爸爸说了些什么话呢？

老三：寒儿，你爷爷临死前不久。有一天我在花园碰到他，他跟我讲了好些话。(略停)他忽然说：我看我也活不久了。我死了，不晓得这个花园、这些东西还保得住多久？(略停，对寒儿)寒儿，你爷爷那时候就不放心我们。(略停)你爷爷又说：我到现在才明白，不留德行，单留财产给子孙，是靠不住的。寒儿，你爷爷的确说过这样的话，我今天才懂得了他的意思。可是，已经太迟了，(叹气)唉！太迟了。

寒儿：爸爸，我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老三：(摇头)寒儿，你自己回去吧！从今以后，你就把你的爸爸当做死了一样！

寒儿：（哭，摇老三）爸爸，你没有死呀！没有死呀！

老三：（又像自言自语）我没有死，也和死了一样！寒儿，你放开我！（但又不忍丢开寒儿，抚摸寒儿）寒儿，你以后要好好读书，孝顺你的母亲，尊敬你的哥哥，长大了要好好做人，在社会上好好做一点事情，不要像你的爸爸一样，走错了一步，就永远无法挽救了！

寒儿：（哭，拉老三）爸爸，我们回去吧！我和哥哥都是你的儿子呀！

老三：寒儿，你还小，有好多事情你还不懂得！你看你哥哥的眼中还有我吗？我还有脸和你们住在一起吗？

寒儿：爸爸，你难道连妈妈也不要了吗？

老三：傻孩子！你妈妈和我一样，都是不中用的人！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妈妈的事情，我再也没有脸见她！

寒儿：那么，爸爸，你一定是去和那个阿姨住在一起啦！

老三：（苦笑）你那个下江阿姨！（笑中带泪）寒儿，你那个阿姨早跟人家跑啦！

寒儿：跑啦？爸爸，阿姨不是那种人呀！

老三：（又像自言自语）她走了好！走了好！我有什么权利还要连累她！这些苦果，都是我自己种的！我现在只有去吃我种下的苦

果，才能减轻一点我的罪过！寒儿，你自己回去吧！

寒儿：爸爸，你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老三：（茫然视天）我也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狠起心，转身，示意寒儿离开）寒儿，你去吧，你就当你的爸爸已经死了！

寒儿：（哭着拉着老三手）爸爸！爸爸！你没有死！你没有死！

（此时清儿已经从右门进来，看见寒儿的样子，心中十分愤怒，立即去拉开寒儿。）

清儿：寒儿，妈妈正在各处找你，走，跟我回去！

寒儿：哥哥，爸爸要走啦，怎么办呀！哥哥！

清儿：哼，让他走！（大声）走了好！

（清儿强拉寒儿，向右门走去，寒儿犹自喊着：“爸爸！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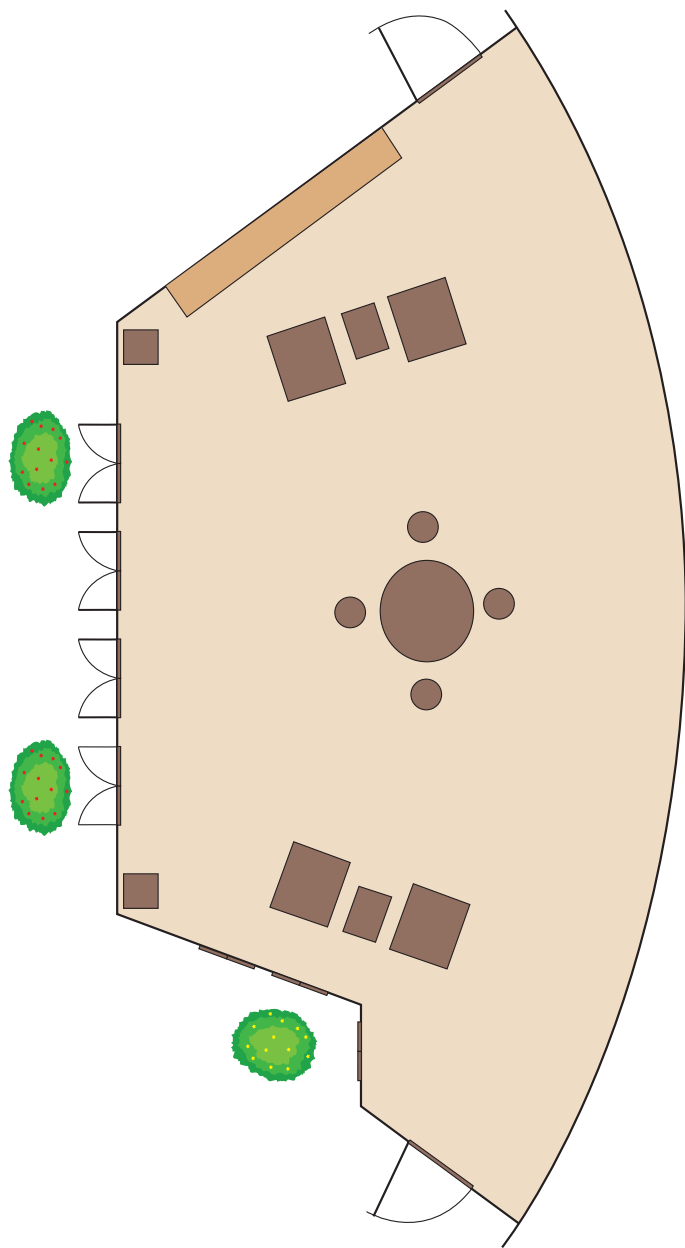
（老三茫茫然，像做梦似地内心愧疚万状，又像有着去上十字架的心情<sup>14</sup>，向大厅门外走去。）

（幕落。）

14 有着去上十字架的心情：抱着赎罪的心情。



第二幕布景 憩园客厅透视图



第二幕布景 憩园客厅平面图

## 第二幕

- 时间：**第一幕的半年以后。上午。
- 地点：**憩园的客厅。（但比杨家住时要整洁豪华得多）
- 人物：**黎先生（剧中称黎）  
姚国栋  
老文  
赵青云（剧中称青云）  
杨寒儿  
万昭华：第一次出场时，穿淡青色旗袍，灰绒线衫<sup>①</sup>，烫头发。第二次出场仍是那身服装，不必换衣，以表示她的淡泊气质。（剧中称万）  
姚小虎：穿咖啡色西装上衣，黄咔叽<sup>②</sup>长裤，衬衫雪白，领带栗红，头发光鉴而整齐。（剧中称小虎）  
周嫂  
杨老三  
李老汉

① 绒线衫：绒线编织成的长袖衣，类似现在的毛衣。

② 咔叽：英文 khaki 的音译，一种主要由棉、毛和化学纤维混纺而成的斜纹布，质地较密较厚。现译作“卡其”。





扫描二维码，查看绒线衫和咔叽的照片。



（幕启。姚国栋手提着黎的皮箱，黎紧随着姚，同时从厅门进来。）

姚：（手提皮箱）喂，老黎，你看我这个家，住在这里，嘿，不比你住在那间又小又臭的旅馆要好得多？让你搬来住，你还摆你的架子！

黎：你又开玩笑啦！我哪敢摆什么架子，只是怕太麻烦你们！

姚：吓！我们是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同学啦！你回来了，不住到我家，简直是不给我面子！（自言自语）噯，奇怪啦，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大声）老文！老文！

（没有回答，姚又走近窗口处大喊）赵青云！赵青云！（仍没有回答。）

黎：（见姚仍提着皮箱，过意不去。）箱子给我吧！

姚：（害怕皮箱被黎抢去似地）不要紧，不要紧！（大喊）赵青云！老文！

（忽然由窗外传来吵闹及脚步奔逃的声音。）

赵青云：“臭小子，你往哪里跑！”寒儿：

“我为什么要跑？可恶！”老文：“唉，

唉！唉！别吵，别吵！”赵青云：“拉紧

他，拉紧他！”……)

- 姚 : (惊讶) 噯，谁在花园里吵架？  
(他的话刚说完，老文，赵青云和寒儿已由左门进来。赵青云双手紧紧地抓着寒儿，看样子是怕寒儿逃跑似地。)
- 寒儿 : (不断用力挣扎，大声嚷叫) 我还是要来的！你们把我赶出去，我还是要来的！  
(忽然抬头看见姚国栋，气愤地瞪了姚一眼，却不讲话。赵青云仍抓着寒儿不放手。)
- 老文、青云 : (同声，恭敬) 老爷！
- 姚 : (微笑对寒儿) 怎么，你又跑进来了？
- 寒儿 : (倔强)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怎么进来不得？
- 姚 : (对赵青云) 赵青云，把黎先生的箱子拿进下花厅去，告诉周嫂把下花厅打扫一下，黎先生要住在这儿。
- 青云 : 是，老爷！(又看了寒儿一眼，只好放开双手，接过箱子，由右门下。)
- 姚 : (对老文) 老文，你去对太太说，我请了一位好朋友来住，要她检<sup>3</sup>两床干净的铺盖<sup>4</sup>出来，喊人在下花厅铺一张床。脸盆、茶壶同别的东西都预备好。
- 老文 : 是，老爷！(由右门退下。)

<sup>3</sup> 检：旧时意思同“捡”，现应写作“捡”。

<sup>4</sup> 铺盖(pūgai)：褥子和被子。

（寒儿不讲话，也不走，只是嘟着嘴瞪视着姚。）

姚：（对黎）你是作家，（指寒儿）这正好是你的写作材料。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笑着，提高声音，指寒儿）这位是杨少爷，就是这个公馆的旧主人。（指黎）这位是黎先生，小说家！

寒儿：（用疑惑、仇恨的眼光，向黎扫视一下，不理黎，然后双手插进裤袋，大人口气对姚）怎么今天你不赶我走？你在玩什么把戏？

姚：（不生气，笑嘻嘻）今天碰巧黎先生在这儿，我介绍他跟你认识。其实，你也太不讲理了，房子既然卖给了别人，就是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常常进来惹麻烦呢？

寒儿：（生气，满脸通红）房子是他们卖的。我又没有卖过，我当然来得，我来，又不弄坏你的东西，我不过折几枝花。（指窗外）这些花，反正你们也不看，我折两枝，也算不了什么。就这样小器！

姚：那么，你为什么老是跟我的听差<sup>5</sup>吵架？

寒儿：（生气，说话更快）他们不讲理。我进来给他们看见，他们就拖我出去。他们说我来偷东西。真混账！我房子都让他们卖了，还稀罕你家里这点东西？

5 听差(chāi)：旧时指在机关或有钱人家里做勤杂工作的男仆人。

- 姚：你让他们卖掉房子？话倒说得漂亮！啊！其实，你就不让他们卖，他们还是要卖的！（不禁自笑起来）有趣得很！有趣得很！嘿！你今年几岁了？
- 寒儿：（顶嘴）我多少岁跟你有什么相干？（气恼，掉头。）  
（赵青云在他们讲话时已上，此时才插嘴。）
- 青云：（对姚）老爷，周嫂正在打扫下花厅，老爷要不要进去看看？
- 姚：（对赵青云）嗯，你去吧！
- 青云：（指寒儿）这个小娃儿……
- 姚：（打断赵青云话）让他在这里跟黎先生谈谈也好！（欲走，对黎）老黎，你可以跟他谈谈，可不要放过这个写作的好材料啊！  
（笑着由右门下。）  
（赵青云随姚下。）  
（黎望着寒儿，寒儿已消去敌意，但仍用着怀疑的眼光，看着黎。）
- 黎：你请坐吧！  
（寒儿不动，亦不答话。）
- 黎：（和气）你今年几岁了？
- 寒儿：（低声自语似地）十三岁。（忽然走到黎的面前，闪着眼睛，伸手拉黎的膀子，央求地说）请你给我折枝茶花好不好？（指窗外。）
- 黎：（顺着寒儿手指的方向，向窗外望去，指

茶花)就是那个?

寒儿: (着急)求求你,请你折一枝给我,快一点!等一会儿他们又来了!

(黎微笑,探身窗口处,折了一枝茶花,上有四朵红花,交给寒儿。)

寒儿: (慌忙接过茶花,高兴地笑着)谢谢你!  
(慌慌忙忙鞠了一个躬,转身向门外跑去。)

黎: 噯,等一下!等一下!(追前几步,见寒儿已去远,只好停止。自言自语)真古怪!(摇头)这孩子真古怪!

(姚在前,万昭华在后,从右角门进来,但黎并未发现,只是在摇头,思索。)

姚: 喂,老黎,怎么只你一个人?那个小孩什么时候走的?你跟他谈了些什么话?

黎: (掉过头来)你们都走了,当然只有我一个人……(话未说完,忽见万昭华,只好把未完的话咽下去。)

姚: (紧接着说)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  
(指万)这是我太太,她叫万昭华。(万微笑,点头)你以后就喊她昭华好了!  
(指黎)这就是我常常向你讲起的老黎!这次他回来,是准备写一部巨著的。

黎: (不好意思)哪里是什么巨著!不过随便写点东西罢了。姚太太不要见笑!

万: 你太谦虚了。我常常听他讲起你黎先生。黎先生住在这儿,我们不会招待,恐怕有

怠慢的地方……

姚：（打断万话，指黎）这个人最怕受招待，我们让他自由，安顿他在下花厅内，不去管他就可以了！

万：虽说是你的老同学，黎先生究竟是客人啊！你看（对姚），黎先生来了老半天了，连杯茶也没有倒！（倒茶。）

黎：谢谢你，姚太太！我自己来！自己来！（黎接茶。）

姚：（大笑）喂，老黎，从我在街上看到你，一直到现在，今天你头一次讲出了一个“姚”字。你没有喊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喊过我的姓，我还怕你，连我叫什么都忘记了！

黎：（笑）你那个伟大的名字，姚国栋，我怎么会忘记！

姚：（笑）名字是我父亲起的，我自己负不了责，你也不必挖苦我。其实，我父亲也不见得就有什么用意。（笑）譬如说，日本人就给他的儿子起名龟太郎，难道要他儿子做乌龟吗？

黎：（笑）当然啊！他希望他儿子像乌龟那样长寿！（姚黎均笑）嗯，还有你的大号诵诗，不知是不是要你读一辈子的诗？

姚：（摊双手）读诗？唉，老黎，我读了四年大学文科，算是白读啦，自从离开了大

学，不要说是读诗，老实说，我连什么书都没有翻过！

黎：（指书架）那么，你摆这么多的线装书做什么？

姚：噯，摆样子看看罢啦！这些，都是杨家的藏书，是连这座公馆，一齐向杨家买过来的。（忽然忆起）喂！你刚才和那个杨家小孩子谈了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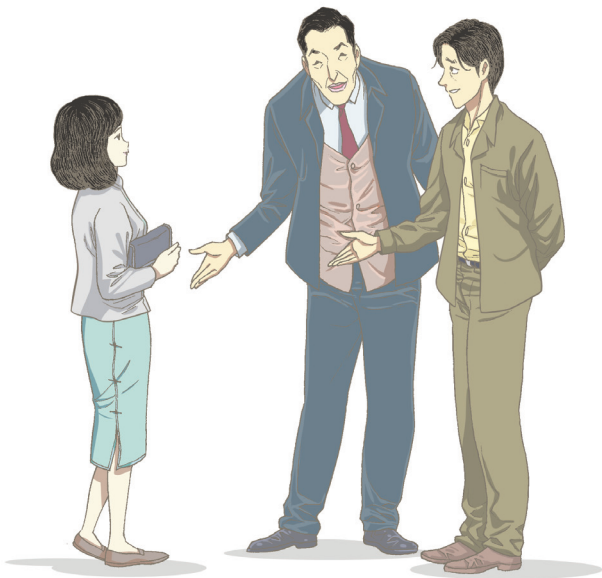
黎：杨家那个小孩子真有点古怪，他只是问我要了一枝茶花，回头就跑了，什么话也没有问出来。

万：黎先生，杨家那个孩子，我倒见过了好多次，每次来都是要几枝茶花，人长得很清秀，很聪明，我倒满喜欢这个孩子。（对姚）国栋，（微笑）我曾经想过，假如可能，我真想把这座花园送还给他们杨家！

姚：（笑）你的想法老是那么天真！（对黎）噯，老黎，昭华这个人呀，就是心肠太软，不瞒你说，她看了你从前写的小说，曾经哭了好几次哩！

万：（不好意思，但仍大方，微笑）和黎先生是初次见面，你就说起我来啦！

黎：我的东西写得那么糟，不知道姚太太也居然会看它！



- 姚：哈，你还说糟，凡是写的东西，她差不多都看过。（忽然想起小虎）噯！（对万）昭华，小虎怎么还没有回来？
- 万：我打发老李接他去了，已经去了好久，应该快回来了。
- 黎：小虎？是不是你们家的小少爷？
- 姚：（笑）噯，犬子！犬子！
- 黎：他不在家，上哪儿去了？
- 姚：到他外婆家去了，他外婆嘛，特别喜欢这个外孙。  
（“爸爸！爸爸！”小虎尚未出场，在门口就大声喊着，紧接着由大门跑着、跳着进来。）
- 姚：正在说你（爱怜地，抚摸小虎的头），你就回来了。你外婆家玩得好吗？



- 小虎：好极了！爸爸！我跟表哥他们又下棋，又打牌。明天是星期天，不是老李拼命催，我还不想回来。外婆叫我明天还要去，说下回不必老李去接，他们家的车子会送我回来。
- 姚：好，好！下回你去，就不打发车子接你，让你玩个痛快。噯，你回来啦，连妈也不喊一声！
- 小虎：（抬头看了万一眼，低声地）妈！（又把脸掉开了。）
- 万：（虽看出小虎的不愉快神情，仍然微笑着，柔声地说）小虎，你还没有招呼客人哩，这是你黎叔叔！
- 姚：（推小虎肩膀）去，去，你去给黎叔叔行个礼。
- 小虎：（慢吞吞地走近两步，向黎鞠躬，声音含糊）黎叔叔！
- 黎：（微笑）哇！长得这么高了！
- 姚：老黎，你看，他像不像我？这是我的第二个宝贝。
- 黎：（笑）第二个宝贝？（抬头看万，问姚）那么，第一个宝贝当然是——  
（万脸微红，低首。）
- 姚：（打断黎话）噯，那还用说！（推小虎）你再走过去一点，让黎叔叔看清楚一点！

- 小虎：（向前又走了两步，露出毫不在乎的神气动了动头，要笑不笑地，抄<sup>6</sup>着手站在黎面前）看吧！（还带着傲慢、轻蔑<sup>7</sup>的眼光打量黎。）
- 姚：（追问黎）像不像？
- 黎：真像！（犹疑着，沉默二秒钟）……真像！不过，我觉得——
- 姚：（打断黎话，满脸笑容）谁见了小虎，都说百分之百地像我！（对小虎）噯，你肚子饿不饿？要不要你妈再给你弄点东西吃？
- 小虎：我不饿。（忽然跑过去拉着姚手，撒娇要求）爸爸！今天我和表哥打牌，输了一百五十块钱，你还我。
- 姚：好，好！等一会你在你妈那儿拿两百块钱去。今天……
- 小虎：（不等姚说完，立即侧过头，亲热地喊万）妈，你等一会要给我啊！
- 万：我回去就拿给你！你看，好多天你都没有温习功课了。来，我给你回去换件衣服，先去温习温习你的功课。
- 小虎：（嘴一撇，眼睛一眨，抱怨）又是温习功课，早知道我在外婆家不回来了！
- 万：（微笑，忍声）来，来，我们快去换衣

<sup>6</sup> 抄：两手在胸前相互插在袖筒里或两臂交叉放在胸前。

<sup>7</sup> 轻蔑(miè)：轻视，不看在眼里。

服。你瞧，黎叔叔要笑你哪！

（万半哄半催地，拉着小虎由右门下。）

姚：（看着万及小虎下，意气自得）喂，老黎，你看我这个家够幸福吧！

黎：（微笑）这么豪华宽敞的房子，那么贤慧美丽的太太，还有，你爸爸留给你的一千多亩稻田，当然是幸福哪！

姚：（并未听出黎的话中含意）噯，老黎，这次你回来，我劝你快结婚吧。有个家，心也要安定些。

（黎微笑不语。）

姚：你不要老是做恋爱的梦，那全是你们小说家的空想。你看我跟昭华也没有谈过恋爱，还不是别人介绍才认识的。可是，结了婚，我们过得很好。

黎：我听说你们原是亲戚。

姚：虽说是亲戚，可是隔得很远。我们素来就少见面。（走近两步，轻声）说真心话，老黎，我对她比头一个太太满意得多！

黎：你如今生活这么满意，噯，国栋，五年前，我们在上海分别时，你不是对我说过：你要写一本惊天动地的悲剧，要写出英雄烈士的伟迹吗？你现在写了多少字了？

姚：（哈哈大笑）你记性真好。我们在上海分别后，我做了三年教授、两年官，老实说，做教授、做官呀，全是无聊的玩意。

做教授吗，受校长的气；做官吗，受上司的气。所以嘛，我干脆回来吃我爸爸留给我的稻田。本来嘛，我回家以后，想写一部伟大的小说，垂名后世。噯，老弟，不瞒你说，我在家中整整写了两年，足足写坏了几千张稿纸，还没有整整齐齐地写上两万个字——我没有这个本领。我后来又想拿起笔翻译一点法国文学作品，也不成。我译雨果<sup>8</sup>的小说，雨果那么漂亮的文章，我一译出来，连话也不像。丢开原书念译文，连自己也念不成句。一本《九十三年》<sup>9</sup>，我译了两章就丢开了。从此死了心，向你老弟认输，以后再也不吹牛了。

黎：那么，你现在在家不是很清闲吗？

姚：唉，我生来是劳苦的命，不知道的人都羡慕我的福气，其实呢，我一天到晚，忙得马不停蹄……

黎：（笑）你忙些什么呢？

姚：喏，（数指头）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宴会，忽然间又要去参加什么庆祝会啦，

<sup>8</sup> 雨果：19世纪法国的著名作家(Victor Marie Hugo)，主要作品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

<sup>9</sup> 《九十三年》：英文书名为Ninety-Three，也译作《九三年》，雨果的最后一部小说，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写他们种种的思想矛盾。

娱乐会啦，还有，小虎的外婆又喜欢和我打打小牌，我简直觉得我分身乏术。

黎：啊！你这些忙呀，叫做“无事忙”！

姚：（笑）是呀，无事忙，才是真忙！（忽然想起）噯，我得向昭华说一声，今天晚上多添几样菜，给你接风。对喝两杯！

黎：噯，我又不会喝！你这样铺张，反而叫我住不下去啦！

姚：噤，家常便饭嘛，还客气什么！（不等黎回答，拉长脖子喊叫）老文，老文！（老文在内应：“是，老爷！”）你去把周嫂也叫来！（老文内应：“是，老爷！”）我把他们叫来，给你认识认识，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他们好了！

姚：（老文及周嫂由右门上，同声喊：“老爷！”）（指黎）这位是黎先生，以后黎先生有什么事，你们照他的话去办就可以了！

姚：（老文及周嫂应：“是，老爷！”）（对黎）这位是老文，在我家已经三十几年了；这位是周嫂。有话尽管吩咐他们。噯，你先坐一坐，我去同昭华说一声！

黎：你不要太客气啦，我是在外边跑惯的人，你招待我，我还不舒服哩！

姚：噤，这哪里是招待！你坐，你坐，我回头就来！回头就来！（由右门下。）

黎：周嫂，麻烦你把我的行李随便整一整。箱

子内的几本书，放在桌子上就可以了！

周嫂：是，黎老爷。还有，黎老爷，你早上吃什么早点？

黎：嘿，随便，随便。假如我起身晚，和午饭一齐吃也没有关系。（忽然小虎在内大叫：“周嫂！周嫂！”）

周嫂：（大声回答）来啦！来啦！（抱怨，不屑，生气）唉，他一回到家，就弄得鸡犬不宁。

黎：你是说小虎？

周嫂：不是他还有谁？他是我们家的小老虎！小皇帝！

小虎：（在右门口出现，大叫）周嫂！你死啦，还不快来！

周嫂：来啦！来啦！（慌忙与小虎下。）  
（黎颇感意外，微笑，摇头。）

老文：（端洗脸水由右门上）黎老爷，没办法！小虎这孩子越长大越不像话。他妈是后娘，管不了他，也没法管他；老爷呢，一天太忙。黎老爷，你先洗洗脸吧！

黎：（笑）噯，老文，以后你叫我黎先生好了！

老文：黎老爷，我们是底下人<sup>10</sup>，哪敢这么称呼你！

黎：噯，你和别人不同，你是老人家啦！

老文：是！以后就依老爷的话，哦，黎先生！

<sup>10</sup> 底下人：旧时指仆人。

黎：（用手巾揩脸，边说）听姚先生说，你在姚家帮了三十多年啦！

老文：（喜形于色）是呀，我是看着我们老爷长大的。（黎揩面，听老文讲话）我们老爷为人再好也没有了，心地好，做事待人厚道，就跟老太爷一模一样！

黎：（揩手）你们太太呢？

老文：是说现在这位太太吗？

（黎点头。）

老文：太太过门三年啦，从来没有骂过我们半句。她没有过门的时候，人人都说她是新派人物<sup>11</sup>，怕她花样<sup>12</sup>多。她过来了，大家都夸奖她好。她心地跟她的相貌一样，脸上一天总是挂着笑容。她特别看得起我们，说我们是姚家老家人<sup>13</sup>，她有些事情还要问我们哩。我们侍候这样的老爷太太，是我们底下人的福气。

黎：（洗完脸）啊！你们头一位太太呢？

老文：（轻声）黎老——啊，黎先生，不是我们底下人胡言乱语，前头太太比这位差得太多，真赶不上，前头太太留下了一位少爷，就是刚才那位虎少爷。

<sup>11</sup> 新派人物：指在旧社会中作风比较新潮的人，含贬义。

<sup>12</sup> 花样：花招儿。

<sup>13</sup> 家人：旧时指仆人。

- 黎：你们的少爷，相貌跟你们老爷一模一样。
- 老文：不过，脾气却跟老爷完全两样——（忽然发觉此话不对，连忙看门外，不再说下去。）
- 黎：不要紧，你有话尽管跟我说，我不会告诉人。你坐吧！你说得不错，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少爷对你们太太不大好。你坐吧！
- 老文：黎——黎先生，你太客气了，我们哪儿敢坐。虎少爷生来脾气就大，不要说对他后娘，就是对他亲生娘也不好。他外婆太宠他，老爷也太宠他，我们太太拿他简直没有办法。（轻声）我听周嫂说，太太为他的事还哭过好几回哩；可是我们老爷一点也不晓得！
- 黎：啊！他外婆家一定很有钱，是不是？
- 老文：虎少爷外婆家姓赵，是这里有名的大财主！不过，不过——
- 黎：（笑）不过没有什么家教是不是？
- 老文：（笑）嘿嘿，我们底下人不敢随便说老爷的亲戚，不过，虎少爷一到赵家，成天和表哥表弟赌博玩钱，总不是好的事情。
- 黎：你老爷知道吗？
- 老文：黎先生，我们老爷什么事都好，就是对虎少爷的事有点糊涂。老爷总说他小，玩一玩没有关系！其实，现在十四岁啦，留了好几年级，还在读小学四年级哩！
- 黎：啊，看样子才不过十一岁吧！



- 老文：心思多的人不肯长！有什么办法！
- 黎：昨天那个杨家少爷也不过这个年纪……
- 老文：（抢着接口）杨家少爷？我们晓得就是刚才你给他折花的那个孩子。他家里从前很阔，听说比我们老爷还有钱，现在败了，不过饭还吃得起。我听见看门的李老汉说，人家杨少爷还不满十三岁，已经上了两年中学，每次考试都中头二三名呢！
- 黎：既然杨家少爷书读得那么好，家里也不是太穷，为什么常常要来折花，在外边也可以买得到呀！
- 老文：唉！黎先生，这个道理我们也实在不明白；问起李老汉，他也不肯说。多说两句，他就流眼泪。
- 黎：你说的李老汉，（指门外）就是那位看门的老先生？
- 老文：是呀，就是他。李老汉原先是杨家的老家人，后来杨家卖掉公馆，就把他推荐给我们老爷。人倒是很忠实牢靠<sup>14</sup>。昨天他还跟我讲过情，说是只要老爷不晓得，又没有给赵青云看见，就让杨少爷来折几枝花吧。我们倒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太太也说过，折几枝花算什么，反正我们家有的是花，人家喜欢，就送他几枝。

14 牢靠：稳妥可靠。

- 黎：（笑）为什么刚才你们又不让他折花？
- 老文：（苦笑）黎先生，现在是赵青云打扫花园，他顶讨厌别人跑进花园。老爷也吩咐过不要放杨少爷进来，说是怕把我们少爷教坏了。所以，赵青云一碰到杨少爷，总要吵嘴。一个要赶，一个不肯走。偏偏杨少爷人虽小，力气倒不小，嘴又会讲话。有时候赵青云拿他没办法，我们碰到，只好去帮忙！
- 黎：你们老爷怕虎少爷会跟着杨少爷学坏，是不是他们常在一块儿玩？
- 老文：我们虎少爷怎么肯跟杨少爷一块玩？他顶势利了，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们，从来不肯好好地跟我们讲一句话。他只知道和他的表兄表弟玩，因为他们比老爷更有钱！
- 黎：啊！这样说来，你们太太也没法管你们虎少爷啦！
- 老文：黎先生，我们太太是做后娘的，哪里能管得了他？赵家的外老太太和两位舅太太，不但在外头讲闲话，还教唆<sup>15</sup>虎少爷跟太太为难。老爷却一点也不管。
- 黎：你们太太的处境的确也太苦了，真想不到！
- 老文：（叹气）唉！我们只希望老太爷的阴灵保佑，让太太添两位小少爷，将来大起来，

---

<sup>15</sup> 教唆：怂恿、唆使（别人做坏事）。

做大事情，给她出一口气！

黎：（站起来，在屋子走动）唉，我得想法劝你们老爷！

老文：（端了洗脸水，欲走出，走了两步，又停止，央求）黎先生，这些话请你千万不要告诉旁人啊！

黎：（安慰）你放心，我绝不会告诉人的。

老文：谢谢你啦，我今天总算把心里头的話全讲出来啦。黎先生，我们虽是没有读过书的底下人，我们也晓得好歹，明白是非。我们心里头也很难过。我们也是人啊！（用袖子揩眼泪，伤感地由左门下。）

（姚万由右门同上。万在前，姚在后。）

黎：姚太太，国栋，请坐！（万坐下。）

姚：（不待坐下）噯，老黎，为了给你接风，这顿晚饭可真费了我不少的脑筋，炒牛肉，怕辣椒太多；煮罗汉斋，怕你嫌太淡；红烧蹄膀，又怕太腻……

黎：（阻止）噯！噯，什么都不用准备，稀饭，面包，一碟青菜，就可以了！

万：（笑）那怎么可以？今天是头一顿饭，周嫂已经在准备了！以后，你要吃什么就随你的意思！

黎：好，好，好，以后千万可不要这样！

姚：老黎，今天遇见了你，我才发觉我自己不过是现时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粗人！（摇头）

唉，这不是我的错，是这个时代的错误！

黎：（笑）不是时代的错误，是你的环境太好啦！

姚：（立定新志愿似的）对，你说得对！所以嘛，从今天起，我要决心为社会上贡献一分力量，为地方上谋一些福利，我要——（不知下句如何说起。）

万：（笑）他的志愿太多，一件也没有做出来！

姚：（叹气）天生我材必有用！喂，老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发挥我的满腹经纶<sup>16</sup>（拍肚子）！

（赵青云由厅门上。）

青云：老爷！

姚：嗯，有什么事吗？

青云：赵外老太太打发人来接老爷和虎少爷过去吃饭，还说有要紧的事同老爷商量。

姚：知道啦！知道啦！（赵青云下）你们看，我怎么会不忙？有朋自远方来，刚要为你接风；赵家又要找我去商量什么要紧的事，（摇头）我刚才说我分身乏术，你们现在看是不是？

黎：国栋，我们是老朋友，你们有事你们去办吧！反正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日子多得很！

姚：就这样吧！（对万）昭华，今天的晚饭，你陪着老黎吃吧！（对黎）老朋友，多多

<sup>16</sup> 满腹经纶：形容人很有政治才能或很有才学。

包涵！唉，你不知道赵家老太太的脾气有多么古怪，我要是不去呀，下一次我就不用想进他们赵家的门！

黎：（颇奇怪）怎么，你太太不去？

姚：（颇为尴尬）昭华最怕应酬！其次，那位外老太太说是一见昭华，就想起她死去的女儿，所以吗，每次都是我同小虎两个人去。

黎：啊！你要去，现在就去吧！

姚：好，好，就这样，就这样！（走近右门对内喊）小虎！小虎！

小虎：（几乎是跳跃着进来）爸爸！

姚：这一回，你可该高兴了！你外婆又派人来接你和我去啦！

小虎：（惊喜）真的？爸爸！

姚：当然是真的，爸爸什么时候对你说过假话。

万：国栋，小虎要不要换一换衣裳？

小虎：（看衣，身穿另一套西装）不要换啦！不要换啦！（拉姚衣）爸爸，现在就去！现在就去！

姚：好，好，好！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噯，你还没有向妈妈和黎叔叔说声再见呢！

小虎：（着急地想走，所以马马虎虎地只是转了半个身，摆手）妈，再见！黎叔叔，再见！

万：（对姚）晚上回来，你记得把小虎带回来呀！

姚：明天反正是星期天，你让他多玩一天吧！

小虎：爸爸，你真好！（轻声）爸爸，妈刚才只

给了我两百块钱，还了表哥一百五，就只剩五十块了！

姚：（拍袋子）欸，有爸爸在，你还怕没有钱吗？（拉小虎欲下，回头对万）我要是回来得太晚，你就先睡啦！（对黎）喂，再见！老黎！

（黎随便地举手，轻声说：“再见！”姚及小虎，欢欢喜喜地由厅门下。）

万：（叹气）唉！国栋天天说忙，也不知他忙些什么事情！

黎：（摇头，微笑）他有那么多的应酬，怎么会不忙？姚太太，恕我说句笑话，还是像我这样的人好，没有钱，也没有应酬！

万：我最怕的就是应酬，国栋一天到晚都是应酬。

黎：那么姚太太在家里很忙吧？

万：不忙。闲得很。我们家里就只有三个人。用的底下人都很好，有什么事情，不用吩咐，他们会办得井井有条。我没有事，就看书消遣。黎先生的大作，我也读过几本。

黎：姚太太，我说的是真心话。我的书写得太坏了，不值得姚太太读。我倒很希望姚太太多加批评！

万：（诚恳，声调不高，吐字清楚，声音甜润）黎先生，你太客气了。你是国栋的好朋友，就不应该对我这样客气。国栋常常对我讲起你，他劝我多读你的书。我不配

批评你的大作。不过，我读了你的书，我相信你是个好人的。我觉得国栋有你这样的朋友是他的福气。他认识人虽多，可是知己朋友实在太少。

黎：（态度不自然，心中不平静，但又没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思，只好唯唯应着）姚太太说得是，知己朋友也实在不容易找到……

万：黎先生，我总是这样想：写小说的人都怀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不然一个人的肚里怎能容得下许多人的不幸？一个人笔下怎么能宣泄许多人的悲哀。所以，我想黎先生有一天一定可以给国栋帮忙，要是我们这样求你时，你一定不会拒绝……

黎：姚太太，你这又是客气话了，我能够给他帮什么忙呢？他不是过得很好吗？他的生活不知比我好多少倍！

万：黎先生，你一定懂得我的话，至少有一天你会懂的。我相信你们小说家看事情比平常人深得多。平常人只会看表面，你们还要发掘人心。

黎：（叹气）姚太太说得是，假如看得太深了，看到的还是痛苦多，欢乐少。

万：黎先生，我在你的小说中，看到了那么多痛苦与不幸。人世间的事情纵然苦多乐少，不见得事事如意。可是，你们写小说的人却可以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

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黎先生，我不知道我所说的对或不对？

黎：姚太太，你这一番活，说得我心中十分惭愧。我有时候想，我的半生，我的著作，我的计划，全是浪费。我为什么只是唠唠叨叨地对人述说那些悲惨的故事呢？我叫善良的人受苦，热诚的人灭亡，给不幸的人增添不幸。（颇有些自言自语了）是的，我为什么不能发散一点点热力减少人世的饥寒？为什么不去揩干每一只流泪的眼睛？为什么不让每个人欢笑呢？（对万）姚太太！（欢喜，高兴）你这一句话，真是不知给了我多么大的力量！我不知道该怎样谢谢你才好！

万：黎先生，你说得太过分了！

黎：（诚恳）不，不，不，一点也不过分！从今以后，我要重新改变我的看法，我要好好利用我的时间去多写一些东西。（又自言自语）对的，让每个人欢笑，揩干每一只流泪的眼睛！

（忽然，幕后又有了吵闹的声音。赵青云：“你跑，我看你往哪里跑？”然后是脚步奔跑声。先是杨老三惊鸿一瞥似地，从半开的厅门处匆忙奔过，衣衫褴褛。黎及万均已看到。）

黎：是谁？（没人回答。）



（杨寒儿紧接着由大门跑进客厅，看见黎与万，才松了一口气，拍拍胸口。黎及万起初都颇为吃惊。）

黎：

（高兴）寒儿！是你？

寒儿：

（鞠躬）黎先生！姚太太！

（赵青云气呼呼追了进来，一看见寒儿，马上双手抓紧了他。）



青云：

哼！我看你跑到哪儿去？

寒儿：

（生气）松手！松手！

万：

（仍然心平气和，语调斯文）赵青云，你出去吧！

- 青云：（楞<sup>17</sup>了一楞，只好放开双手）太太！（言语吞吐）不是我要抓他，这小娃儿老来和我捣乱！
- 万：嗯，我知道！我们花园中有那么多的花，他折几枝又有什么关系呢！
- 青云：不，不，太太，刚才我还看见好像有一个乞丐也跑了进来！
- 黎：（好奇）乞丐？
- 青云：不是乞丐，也差不多，一身脏兮兮的，却穿着一件长衫子。不知李老汉是怎么看门的，怎么都让他们混进来了。我正在花园拔草，一看见了，怕有人偷东西，就叫喊着过来追，好像那乞丐是在这客厅前边跑过去的，谁知一进来，又是这个小娃子！
- 黎：啊！（点头）我知道了！姚太太，（微笑）我想不会有什么事情！
- 万：（微笑）我也想不会有什么事情！赵青云，你还是去拔草吧！
- 青云：（指寒儿）这小娃儿！
- 万：我正要找他。（对赵）你去吧！  
（赵青云应声：“是，太太！”怀着敌意的眼光看寒儿，无奈何由厅门退下。）
- 万：（慈爱地）杨少爷，你过来坐吧！
- 寒儿：姚太太，刚才我看见姚先生出去啦，我才

17 楞：应写作“愣”。

敢偷偷进来向你和这位黎先生道谢!

万 : 你要花, 有空时尽管来折去好了, 不要怕底下人为难你!

寒儿 : (又鞠躬) 谢谢姚太太!

黎 : 寒儿, 我心中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正要问你。我问你: 你要那些花做什么?

寒儿 : (一时语塞, 不知如何回答) 黎先生, 黎先——生——

黎 : 寒儿, 你们家中的事, 我也知道了一点, 好像你有许多心事似地, 对我们说说也没有关系!

寒儿 : (眼红, 揩泪) 我不能说! 我没法说!

黎 : 那么, 刚才从这边(指大门)跑过去的那个人是谁?

(寒儿摇头不答。)

万 : (诚恳) 杨少爷, 我真想把这座花园和公馆还给你们!

寒儿 : 他们把公馆卖给了你们, 我也不敢想再要这座公馆。这位黎先生, 我相信也是好人。我只是求求你: 能时常让我进来折几枝花, 还有——

黎 : 还有, (指门外) 也让那个人时常进来看花园是不是?

寒儿 : (无言回答) 黎先生, 姚太太, 我要走了!

万 :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才走, 我去叫周嫂给你拿点东西吃, 好不好?

- 寒儿：谢谢你！姚太太！假如天底下的人都像你这样好就好啦。（鞠躬，回身就跑。）
- 黎： 爰，爰，别走！别走！（起身欲追，看见寒儿已走，只好颓然坐下。）这孩子一定有许多难言的苦衷，我看把李老汉叫来，也许能问出一点底细。
- 万： 我现在就去叫他！
- 黎： 你坐，你坐！我去，我去！（走近门口向外喊）老文，老文！（老文在内应：“来啦！来啦！”）你去把李老汉请来好不好？（老文内应道：“是，黎先生！”）（自言自语）杨家败啦！又不是没有饭吃，为什么这孩子要来折花？折给谁？（指大门）刚才那个人又是谁？乞丐？（摇头。）
- 万： 黎先生，是不是又可以写小说了？（微笑。）
- 黎： 国栋对我说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写作材料。不过，我现在倒不是要写小说！（忽然发现另一件事情似地）姚太太，你不是说过“让每一个人欢笑”的话吗？（自言自语）这句话，也就是：（慢慢地说）同情、爱心与互助！姚太太，你的意思不是这样？
- 万： 假如在你的小说中，充满了同情、爱心与互助，也许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欢笑！
- 黎： 小说只是小说，也许现在就用得着人类的同情、爱心与互助了。

(李老汉由厅门上。)

- 李：(恭敬)黎老爷，姚太太！是黎老爷叫我吗？
- 黎：以后叫我黎先生好了，他们都是这样叫我的。
- 李：是，黎先生！
- 黎：李老汉，你坐，你坐！（搬椅子请李坐。）
- 李：黎先生，我们底下人是站惯了的！
- 万：李老汉，你的年纪比我们都大，你坐下吧！
- 李：太太，谢谢你！我还是站着说话方便！
- 黎：李老汉，老文已向我说过，你是杨家的老家人了！
- 李：是呀，黎先生，太太！杨老太爷刚刚修好这座公馆，我就进来了。那是光绪三十四年，离现在三十多年了。我起先当大班抬轿子，后来跟人家打架，跌坏了腿，老太爷出钱给我医好，就叫我看门。
- 万：李老汉，杨家的人都好吗？
- 李：太太！老太爷十多年前就过世了。大老爷也死了快四年了。二老爷和四老爷，都在省城做生意，家境也过得好。就是三老爷家产全光啦，连口饭吃都很难。（摇头，叹气，摸胡须。）
- 黎：刚才来的那个小少爷，就是杨家的人吧？
- 李：是的，这是三老爷的小少爷。跟他父亲一样，很清秀，又很聪明，人又好强。三老爷小时候，老太爷顶喜欢他。可是不晓得怎样，三老爷给朋友带坏了，把家产败个

精光。

黎：啊！（装作若无其事）那么，杨三老爷后来呢？

李：后来，（揩泪）后来三太太、大少爷都和他吵嘴，他一赌气就出去不见了。这座公馆卖给了姚老爷，三老爷倒是半文钱也不肯要，他说：（揩眼泪）他太对不起他们的祖先……（抽泣着，说不下去。）

黎：这么说来，杨三老爷现在没有和三太太在一起住啦？

李：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黎：杨小少爷每次来折花，是不是送给他的父亲？

李：这个……黎先生，我也不太清楚！

万：李老汉，你是老实人！我们也不多问你，我们只是想，如何才能帮一帮杨家的小少爷和他的父亲！

李：太太你说得是；可是——

黎：可是，你杨家三老爷不愿意见人是不是？

李：不，不，（摇头）我也不太清楚！

黎：李老汉，你跟我们说出来吧，姚太太是一片好心！

李：（环顾左右，生怕别人听见似地，轻声）姚太太，李老汉先给你磕一个头！（爬在地上欲磕头。）

万：（连忙阻止李老汉磕头）你有话讲出来好了，千万别这样！

李：（揩泪，站起，叹气）三老爷现在埋名换姓，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是杨家的子孙，他说什么：苦果是他自己种的，他要去吃他种的苦果。这句话，我也不十分听得懂。可是，他如今没职业，没饭吃，没有家（抽泣），没有亲人，倒是真的，只有杨小少爷还认他是父亲——

黎：三老爷如今就住在附近是不是？

李：（点头）黎先生，你千万不要向赵青云他们说呀！

黎：这个我自然知道！

万：住在什么地方呢？

李：（又环顾左右，怕人听见）就在——就在——

黎：在什么地方？你说出来吧，没有关系！

李：就在街那头的大仙祠！

万：啊！大仙祠！（明白）就是住在大仙祠内的那一个乞——（住口，不忍说下去）啊！就是那一个人，脸色青青的，头发乱乱的，好像是生了病的人呀！

李：是呀！太太！病了好久啦！

黎：（下决心）姚太太，你先坐一坐，我马上就去找他——

李：（阻止）黎先生，求求你，你不要去找他吧！我对三老爷说过，我……我谁也不告诉的呀……

黎：李老汉，你放心，我是去救他的呀！（对

万) 姚太太，我去一去就回来！

黎先生，要不要我也和你一块儿去？

假如我劝他，他不听，再回头找你吧！

黎先生，求求你，你不要去吧！（恐慌。）

（对李）你放心，我会去害他吗？（李老汉阻止不住，黎从大门下。）

（抽泣，捶胸）我害了他！我害了他！

李老汉，黎先生是好人呀，他是去救你的三老爷呀！

太太！（哭）你不知道三老爷的为人！太太！我害了他！我害了他！（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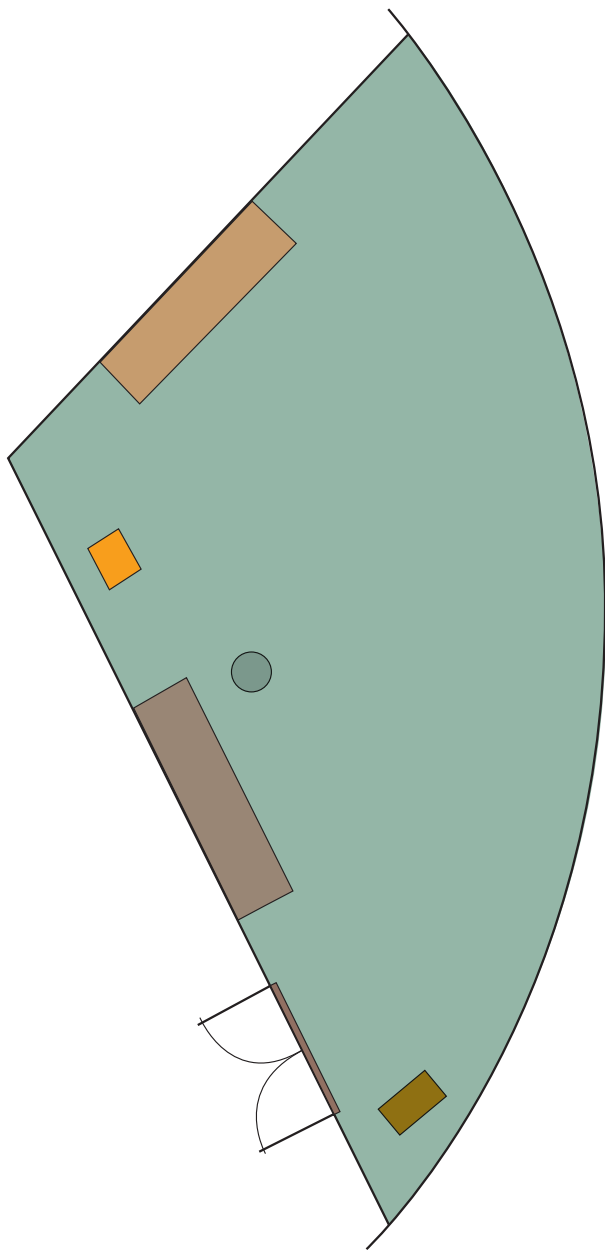
（在李抱头痛哭中，闭幕。）





第三幕布景 大仙祠透视图

第三幕布景 大仙祠平面图



## 第三幕

**时间：**第二幕的当天傍晚。

**地点：**大仙祠。四壁剥落破旧，大门已经损坏不堪，勉强可以上**门**<sup>①</sup>。“大仙爷之神位”写在一个旧破的神**龕**<sup>②</sup>内，歪歪斜斜地放在破旧的木**供桌**<sup>③</sup>上。桌子的脚只有三只，另一只断了半截。下边用几块破砖支垫着。桌上有个破香炉，炉内燃着一支香。没有烛台，代替烛台的是两大块半截的萝卜，萝卜上插了两根燃过的蜡烛棍。一个矮胖的玻璃瓶内，却插着一枝红茶花，放在供桌的正中。靠墙壁处，有张木板床，床上有堆干草。草上铺了一条破席子，席上一张旧被。床边一个脸盆，盆内有一些零碎东西。另一角，用破砖头搭了一个灶，灶上放着一个瓦罐，正在冒热气。靠门口处，有一堆破砖头。砖头上放着几本线装书，有一本是“唐诗三百首”。

① **门**(shuān)：门关上后，插在门内使门推不开的木棍或铁棍。

② **神龕**(kān)：供奉神像或祖宗牌位的小阁子。

③ **供桌**：陈设供品的桌子。

人物： 杨老三： 长头发散乱不堪，一脸灰尘，好像三天没洗过脸。一身油垢的灰布长袍。相貌已比第一幕衰老得多，但面容还算清秀。

黎先生

面包师父（剧中称师父）

面包徒弟（剧中称徒弟）

老五

杨寒儿

万昭华： 穿的仍是第二幕的旗袍，但换了另一件绒线衫。

（幕启。黎先生推开大仙祠的破门，进大仙祠。庙内空无一人，空气污浊，似乎忍受不住这里肮脏的空气，不断在捏鼻子。查看四周，思索，以为走错了地方。但忽然看见供桌上的插花，取出细看，点头，才知杨老三确是住在这里。将花插回原处。又随便查看，见书，拿书翻阅。）

（杨老三这时拿着两个面包，慌慌张张，奔跑似地由门外冲了进来。一见庙内居然有人，怔了一怔，回头欲走，却被黎阻住了去路。）

- 黎：（陪笑）对不起，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杨老三狐疑<sup>④</sup>地上下打量黎。）
- 黎：你先生就住在这里吗？  
（杨老三没有表情地点一点头。又望一望门外，怕是有人追他。）
- 黎：（指瓦罐）罐子里的东西煮开了！  
（杨老三又是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 黎：（指插花）这枝花是你的？  
（杨老三又点一下头，木然站着。）
- 黎：这枝花——  
（黎的话尚未说完，面包师父及面包徒弟拿着一条棍子追了进来。）
- 徒弟：（对师父）师父，（指杨老三）就是他！就是他！
- 师父：（恶狠狠地一把抢去杨老三手中的面包）混账东西，死叫化子<sup>⑤</sup>！你想在老子跟前撒野，偷东西！混账！  
（杨老三面现惊慌之色。）
- 徒弟：（对杨老三）哈，你丢下一角钱，就拿走两个面包，害得我师父说我偷钱！（说着就举起棍子向杨老三身上打去）混蛋，我打死你！打死你这个臭要饭的！  
（杨老三挨打，不还手，亦不避开。）

④ 狐疑：怀疑。

⑤ 叫化子：乞丐。

黎：大师父！（拉架）他就是拿你们两个面包，也犯不着这么打人呀！

师父：（见黎，颇恭敬）先生，你是这个叫化子的朋友吗？

黎：（支吾）噯，是的！是的！

师父：（笑）你别给我开玩笑呀，我看你大概是外来的人！你不用管我们的闲事！（对杨老三）喂，我问你：你下次还敢不敢惹你老子！

（杨老三不答话。）

徒弟：（又打杨老三）你是哑巴？你为什么不讲话！

黎：（阻止徒弟打杨，掏出一块钱给师父）好啦！好啦！我来赔你们！（接过面包）大师父，不要生气了！

师父：（对徒弟）好啦！我们走吧！（对杨）不管你是不是哑巴！下次再偷我的面包，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

（黎扶杨老三坐在床上，见他头上流着血，掏出手帕，揩血。杨老三阻止黎为他止血。）

黎：我姓黎，就住在这条街上。你饿不饿？先吃了面包吧！（撕面包给杨。）

（杨老三不接，扭转身，揩泪。）

黎：你先生贵姓？

（杨老三不答，指门口，示意黎出去。）

黎：（指花）这枝花，是我折下来给杨少爷

的！你是不是寒儿的——（不好意思再问下去，因为杨老三咳嗽了两声，指门口示意黎出去。黎只好没趣地站起来，摇头，叹气，正要出去。）

（寒儿手提水壶及一包食物、药瓶等，推门而入。）

寒儿：（见黎颇为一怔）黎先生，你来这里做什么？你是在做侦探？

黎：（十分尴尬，红着脸）寒儿，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李老汉已经把你们的情形大略地告诉了我，和姚太太。我十分同情你们，想来看看我能不能给你帮忙。我没有什么坏心思。

寒儿：对不起，黎先生，刚才我误会了你！（一眼看见杨老三头上流血，吃惊，马上跑过去）爸爸！你怎么啦？（为杨老三揩血）你怎么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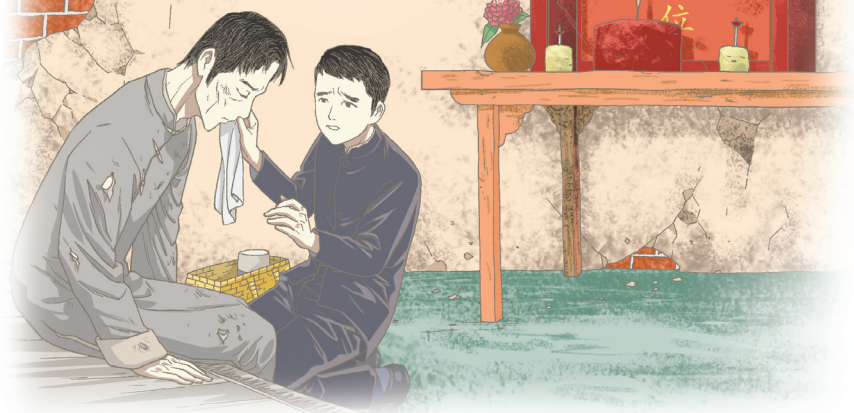
黎：刚才卖面包的人来了——

寒儿：爸爸！是不是他们把你打成这样子的？

（杨老三点头。）

寒儿：（咬牙）这些人真可恶，打人也不能打成这样子呀！爸爸！（为杨老三贴胶布，洗脸）爸爸，你跟我回去吧！

（杨老三只是摇头，流泪。）



- 寒儿：爸爸，你又有病，又被人打成这样子，为什么不跟我回去呢？爸爸！（哭）
- 老三：（用手抚摸寒儿的头。慢慢地，吃力地说）这是我自作自受，我是心甘情愿！
- 黎：杨先生，你不是哑巴？
- 老三：（问寒儿）这位——
- 寒儿：这位是黎先生，爸爸，他是一个好人！
- 老三：（吃力地）黎先生！（指寒儿）他是个好孩子，请你多多照顾他！
- 黎：是的，是的，杨先生，你还痛吗？
- 老三：（吃力地）谢谢你！
- 寒儿：（哭着说）爸爸，你看你成了这样子，我和妈妈、哥哥过得都很好。
- 老三：这样我也就安心了！
- 寒儿：可是你……你为什么一定要躲起来？为什么一定要叫你自己受罪？（哭得伤心，把



头埋在杨老三的膀子上。)

老三：(摸寒儿的头)你不要难过，我这点苦算不了什么，我觉得太轻了。我应该受更重的惩罚！

寒儿：不，不，我们要送你到医院去！

黎：杨先生，寒儿说得很对，我们马上送你到医院去。(摸袋子)钱吗？(迟疑，思索，袋子空空)我给你想办法！去医院要紧！

老三：(摇头)去医院也没有用，医院就是医好了我的病，也医不好我的心！

寒儿：爸爸，你跟我回家去吧，在家里总比住在这儿好！

老三：我哪儿还有家？我有什么权利去打扰你们？那是你们的家，我没有脸进去！

寒儿：爸爸，难道我们的家不是你的家？难道我不是你的儿子？

老三：(叹气)寒儿，我知道你心肠好。不过，你哥哥、你妈妈是不会原谅我的。即使他们肯原谅我，也没有用。我把你们害得够了，我不忍心再害你们！

黎：寒儿，我看还是请你妈妈和你哥哥来接你爸爸，他或者会回去的！

寒儿：黎先生，你不知道我哥哥的脾气，他是决不会来的。(看老三一眼)要是他肯进医院就好了！不过，我不知道进医院要花多少钱？

- 黎：那么，明天就送他进医院吧！多少钱，没有关系。我现在就回去为你们准备。
- 寒儿：（揩泪）黎先生，那真是谢谢你啦！
- 黎：不用说谢谢的话，你长大后，记着“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话就可以了！好吧！你让你爸爸多休息一会，不要多和他说话，不要再伤他的心，不要再让他难过！就这样吧！我先回去，等会就来！
- 寒儿：谢谢你啦！黎先生，再见！  
（黎微笑摆手，下。）
- 老三：寒儿，你也该回去了，免得你妈妈担心！
- 寒儿：爸爸，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
- 老三：（苦笑）傻孩子，你怎么又说起孩子话来了！你能好好读书，孝顺你的母亲，尊敬你的哥哥，（咳嗽）我就是最快乐的人了！（咳嗽）
- 寒儿：爸爸，你不要多说话了，你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吧！（扶杨老三躺下。寒儿倒开水，察看瓦罐的中药。这时，李老汉推门而入，手中提了一小包衣服。）
- 李：少爷，你也在这儿！这是我给三老爷带来的几件衣服！
- 寒儿：谢谢你啦，李老汉！
- 李：（笑）少爷，你也学会给我客气啦！我李老头子虽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是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呀！

- 寒儿：可是，你为什么要把我爸爸的事都告诉黎先生和姚太太呢？
- 李：少爷，这个世上有坏人，也有好人啊，黎先生和姚太太都是好人呀！
- 老三：（挣扎起身）李老汉，你也来啦！
- 李：三老爷，我给你带来了几件衣服，秋天来啦！你也应该多穿件衣服！（见杨老三伤口，吃惊）怎么啦？头上怎么会有血？
- 寒儿：黎先生说，有两个卖面包的人——
- 李：唉，真造孽！要是我李老汉年轻三十岁，我非和他们拼命不可！三老爷，天慢慢凉啦！来，我给你加件衣服！（打开小包，取衣服为杨老三加衣。）
- （李为杨老三加衣服时，寒儿累得坐在一边打瞌睡，睡着了。）
- 李：三老爷，你这样亏待自己，也不是办法呀！
- 老三：李老汉，我觉得应该要受更大的苦，才对得起死去的老太爷，也才能对得起我的良心！（叹气）唉，我唯一对这个世界还有点留恋的，就是寒儿——
- （李回头见寒儿已经睡着。）
- 李：（走过来推寒儿）小少爷！你醒一醒！坐在这儿睡觉，会着凉生病的呀！
- （寒儿揉眼，惊醒。）
- 老三：寒儿，你过来！
- （寒儿揉眼，起身，走近杨老三。）

- 老三：寒儿，（咳嗽）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听爸爸的话，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再来！
- 寒儿：（高兴）爸爸，你答应进医院了？
- 老三：明天你来的时候再说吧！你妈在家一定等你等得心焦了！你再不回去，爸爸心里就不高兴了！
- 寒儿：（张口，打呵欠，强振精神）爸爸，那么，我就先回去，吃过晚饭再来，（忽然想起）爸爸，我给你带来几个包子<sup>⑥</sup>也忘了！（忙去取纸包中的包子递给杨老三）爸爸！可惜有点凉了！
- 老三：（接饱，吃了一口）还不太凉！寒儿，你回去吧！
- 寒儿：（对李）李老汉，请你多照顾爸爸！
- 李：你回去吃饭吧！我会照顾三老爷的！
- 寒儿：爸爸！再见！  
（杨老三勉强挥手示意，寒儿下。）
- 李：三老爷，小少爷真是一个好孩子！
- 老三：（吃包子）李老汉，唉！就是因为他太好，所以，我才下定决心不再回家！我实在不配做他的爸爸！
- 李：你躺下来多休息休息！（指瓦罐）我看这药也早煮好了。我来给你倒在碗内凉一凉

⑥ 包子：包子。

再喝。（蹒跚着过来倒药。）

（老五这时推门进来。杨老三一看见老五进来，即刻背转过身去不看她。）

李：（见老五进来，颇为吃惊）小姐，你找哪位？

老五：（轻声）老先生，杨三老爷住在这里吗？

李：（回头见杨老三转身而卧）小姐，你找三老爷做什么？他……他……（不知应该不应该说出杨老三的下落。）

老五：我在门外等了很久啦！刚才看见人多，不好意思进来！老先生，你是杨三老爷的什么人？

李：我，我，我是李老汉，我是——

老五：啊！我知道了！以前三老爷也提起过你，知道你是杨家的老家人！

李：是，是，是呀！小姐！

老五：我是三老爷以前的朋友，我想和三老爷说几句话，说完就走，你不用害怕，我不是坏人！

李：三，三，三老爷，他——他——

老五：你不用瞒我啦！我托人各处打听，才打出三老爷的下落！老先生，你行行好！

（顺手拿起水壶）你去街上再倒些开水来好不好？

李：（无奈何）好，好，小姐！（只好拿起水壶，怀着满腹狐疑，下。）

老五：（走近杨老三）梦痴，请你原谅我，我是

来给你赔罪的，梦痴！

（杨老三不理。）

老五：（扶杨老三起身，摸额）有点发烧！你有病？梦痴！

（杨摇头不语。）

老五：梦痴，是我以前害了你，我真对不起你，弄得你家破人散！

老三：（咳嗽）过去的都已过去，你并没有对不起我！

老五：我以前是为了你好，才偷偷地离开了你。现在，我已经嫁到王家，好不容易才存了这一笔钱（打开皮包，取支票出来），这是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我特地送给你的，算是我对你的赔偿！（交支票给杨老三。）

老三：（不接支票）我不要，我死也不要！

老五：（揩眼泪）我以前花你的钱太多了，这笔钱你拿去做个小生意也好，总比——

老三：不，不，老五——不，王太太！我说什么也不能接受你的钱。

老五：（哭）求求你，你收下来吧！你不收，我的心就更难过！（硬塞支票在杨老三手中。）

老三：好吧！王太太，算是我接受了这笔钱！（咳嗽）我很感谢你的情意，可是——（抖着双手，将支票撕碎。）

老五：（吃惊）梦痴，你，你疯啦！

老三：王太太，我没有疯！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的

钱，我以前造的孽太重了，我要自己来承担我的罪过！

老五：（哭）梦痴，你这是何苦呢！梦痴，都是我害了你！

（李老汉提水壶上。）

老三：谁也没有害我，（咳嗽）是我自己害了自己！

（老五掩面抽泣。）

李：小姐，开水倒来了！

老三：李老汉，你送这位王太太出去吧！

李：小姐，啊！王太太——

老五：（收泪起立，整理衣衫，回头，依依不舍）梦痴，你要保重你自己，有空我会再来看你的！

老三：（低首，摇头，摆手）你，你回去吧！你好好保重你自己吧！

（老五依依不舍地，下。）

李：（明白）三老爷，这位小姐就是——

老三：（点头）就是那个下江女人。李老汉，我过去像是做了一场大梦！（咳嗽）唉！我对谁也没有埋怨。李老汉，（咳嗽）我看我再也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

李：三老爷，你打算——

老三：我打算搬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李：大家都是为你好，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老三：唉！李老汉，你不懂我的心！我什么都看穿了！我种的是苦果，我就得去吃我的苦果！

李：那么，小少爷找不到你，你不是更要伤他的心吗？

老三：（咳嗽）李老汉，你过些时就会懂了，长痛不如短痛！假如我回到他们的家，以后就更会令寒儿伤心。李老汉，请你对寒儿说一声，要他慢慢地忘记了我这个人，好像太太和大少爷忘记我一样，把我当作死了的人，我不配做他的爸爸！

李：三老爷，你有病，你不要再说疯话啦！

老三：不，我不是说疯话，李老汉，请你挽我起来，我要写一张字条留给寒儿。（挣扎起身，李老汉只好扶持。杨老三伏在供桌上，点灯，取纸写字。）

李：三老爷，你要搬到什么地方去呢？

老三：（一边写字，一边摇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写好字，把字条压在萝卜下面。蹒跚着去胡乱收拾衣物。）

李：三老爷，你还在病呀！

老三：我这时候不走，（咳嗽）我就走不成啦！

（胡乱收拾好衣物，蹒跚着向门外走去。但回头一看，看见供桌上矮瓶子内的茶花，于是，又走回来，慢慢取出那枝即将枯萎的茶花，然后蹒跚着向门口走去。）

李：（无助，无奈何）三老爷，你，你，你真的要走了吗？

老三：（回头对李苦笑）李老汉，你也得保重你



自己！（下。）

李：三老爷！你！你……（长叹，无力地坐在砖堆上，摇头）唉！我真想不通！（忽然见到地上的破碎了的支票，弯身拾支票，仔细看，叹气）唉！我真想不通！

（黎及万昭华这时推门进来。）

黎：（奇怪）噯，李老汉，你在这儿？

李：（站起来）太太！黎先生！

黎：杨先生呢？

李：（叹气）他走了！

万：（惊讶）走了？

黎：他上哪儿去了？

李：（摇头）太太，黎先生！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走近供桌，取字条）我不认识字，你念一念给我听吧！黎先生！

黎：（接字条，念）寒儿：忘记我，把我看作已死的人吧。你们永远找不到我。让我安静地吃我自己种的果子，再没有话可说了。父字。

万：（吃惊）黎先生，他会不会去自杀？

黎：（环视四周，自言自语）衣服和被子都不见啦！看样子大概不会去自杀。（抬头见供桌上的空瓶）花也不见了。可是，他到哪儿去了呢？

万：李老汉，你也不必再瞒我们了！刚才黎先生回到家，把你们杨三老爷的事情都向我

说了，我特地拿了一些钱来，准备先送他进医院——

黎：等他病好了之后，我们托姚先生给他找份事情，李老汉，你真的不知道他上哪儿去吗？

李：（流泪，摇头）太太，黎先生，我李老汉一辈子也没有说过一句谎话，我真的不知道杨老爷去了哪里。

黎：刚才有谁来过吗？

李：有一位小姐，啊，不，不，是一位什么王太太，听口音好像是下江来的人。

黎：啊，我明白啦！姚太太，一定是他从前那位姨太太来找过他。

李：（拿破支票给黎）黎先生，你看，这支票也给撕了！

（黎接支票，搔头思索。）

万：黎先生，是不是杨先生不接受这张支票呢？

黎：你猜得可能对。刚才他对寒儿讲的话，就已经表明他要吃苦赎罪的决心！（对李）李老汉，你也不必难过！（对万）姚太太，我们回去吧！明天我们设法到城内各处去找一找，我想或许还能找得到他！

万：（叹气）唉！一个人走错了一步，要想回头是多么困难！黎先生，我想国栋在省城内认识的人多，说不定他也会替我们想想办法！

黎：对，对！国栋的人面熟，他可能会找到

他！（对李）李老汉，我们都回去吧！

（三人正要走出门口，寒儿却又提了一包食物，慌慌张张由外边跑进来。）

寒儿：（向黎及万鞠躬）姚太太，黎先生！（刚说完就向木床走去，黎阻止不及。寒儿一见床上空无一物，立时大惊）噯！我爸爸呢？（回转身来，惊惶、焦急）姚太太，黎先生，我爸爸呢？

黎：（柔声）寒儿，你先不要急，你听我说——这张字条，是你爸爸写给你的，你看一看就明白了！

（寒儿接字条，看字条，流眼泪，忽然转过身，一把拉住李老汉，用手摇李老汉。）

寒儿：李老汉，你说，你说，我爸爸呢？我爸爸呢？

李：（流泪）小少爷！我，我真的不知道三老爷去了哪儿了呀！

寒儿：（哭着，拉着李老汉）李老汉，他们都说你有良心，你不会骗我一个小孩子吧！你说，你说，他上哪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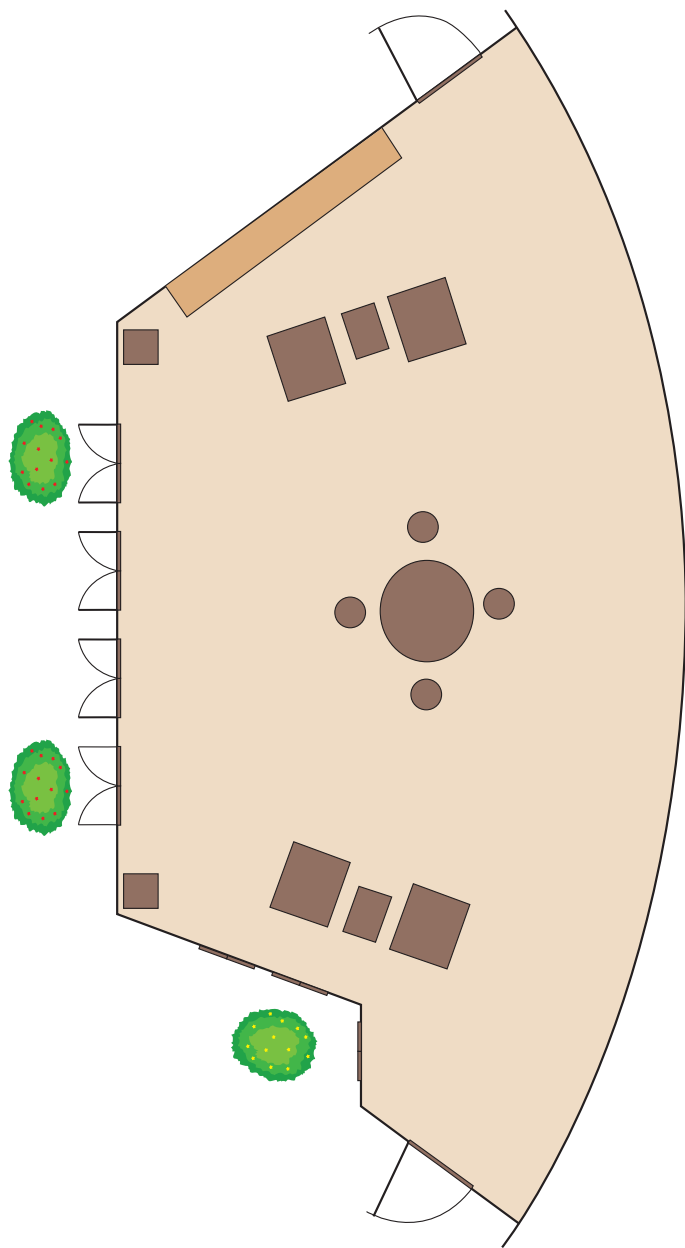
李：（为难）小少爷，我……我……

寒儿：（哭着，叫着，拉住李老汉，跳叫）不行！你要还我的爸爸！还我的爸爸！还我的爸爸！

（万昭华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在寒儿哭声中，闭幕。）



第四幕布景 憩园客厅透视图



第四幕布景 憩园客厅平面图

## 第四幕

时间：一九四一年的夏天，上午。

地点：憩园的客厅。

人物：老文  
姚小虎  
赵青云  
黎先生  
姚国栋  
万昭华  
周嫂

（幕启。老文正在打扫客厅。）

小虎：（着翻领白衬衫、短裤、怒气冲冲地由门外走进来，一边走着，一边口中不住地咒骂着）死混账！

（赵青云，铁青着脸，拿着小皮箱，跟在小虎后面进来。）

小虎：（回过头来又骂）老子玩得好好的，谁让你这个混蛋去接我？



（老文虽然看见他们回来，当作没有看见似地，坐在厅角的小凳子上。）

青云：（已经到了无可忍耐的程度，听见小虎回头来骂他，气得扔掉小皮箱，也回骂了起来）你骂我混蛋？你才是混蛋！你输了钱，活该！你以为我高兴去接你！呸！

小虎：怎么？你敢骂我？

青云：（双手叉腰）我骂你，你敢怎么样？（在小虎找东西时，大摆大摇地坐在另一角的小凳子上。）

小虎：（故意卷袖子，又向厅内找东西，忽然看见老文身边的鸡毛帚，顺手拿了起来，奔向赵青云处）看我今天打死你这个混蛋！（作势欲打，但尚未打下去。）

- 青云：（忽地站了起来）你这个臭小子！（卷袖子到肩头，露出结实的双臂）你敢动我一下，老子不把你打成肉酱不姓赵！（真的要去打小虎。）
- 小虎：（欺软怕硬，一见赵青云比他还凶，害怕得赶紧跳到老文的身边）老文！老文！你看赵青云要造反哪！他这个混蛋，竟敢来欺负我！
- 老文：（微笑，讽刺）你拿着鸡毛帚干什么？去打他嘛！
- 小虎：（虚张声势，咬牙切齿）哈，你看我今天敢不敢打死你！（作势欲奔过去打赵青云。）
- 青云：（摆架子迎战）你过来！
- 小虎：（眼看赵青云真的要打人，却又不敢真的过去）你有种，你过来！
- 青云：（冷眼）欺软怕硬，呸！（吐口水）我看你横行到几时！（坐在小凳子上。）  
（门外有包车的铃声及车夫的吆喝声。）
- 小虎：（高兴，得意地笑道）好！你打吧！老爷回来了，看你敢不敢打！  
（赵青云“哼”了一声，不睬小虎。）
- 小虎：（向着门口跑去，大叫）爸爸！爸爸！  
（进来的不是姚国栋，而是黎先生。）
- 小虎：（呆住了，忽又跑到厅上，大骂赵青云）你们这些家伙，趁着老爷不在家，就欺负我！



- 老文：（站起来）黎先生，您回来啦！
- 黎：什么事？（问老文，指小虎。）
- 老文：他在赵家输了钱，回来发脾气，怪赵青云去接他。是太太打发赵青云去接他的。太太说他还要温习功课。其实，他哪儿是读书，不过是混混寿缘<sup>①</sup>罢了。（摇头叹息）一个月里头总有十天请假，半个月迟到。上了七年学，认字不过一箩筐。真是造孽！
- （黎回头看小虎，小虎气得“哼”了一声，恨恨地由右门走进内院。）
- 黎：老爷没回来吗？
- 老文：老爷到什么茶厅听竹琴去了。老爷不在家，太太在大后院，他发脾气，也没有人理他。赵青云又是硬性子，不会让他，是他自讨没趣。
- （赵青云见小虎下，也提了小皮箱由左角门下。）
- 黎：等老爷回来，我一定要劝劝他！
- 老文：你能劝老爷管教小虎就好了，小虎连他妈妈也欺负哩！
- 黎：老文，对不起，请你给我去泡一壶茶来！
- 老文：是！黎先生！（老文由左门下。）

① 混混寿缘：混日子。

(姚穿白衣衫，白裤，怡然自得，手拿司提克<sup>②</sup>，一边舞弄司提克，由大门上。)

黎： 喂，国栋，你回来得正好，我正  
要找你，刚才小虎——

姚： (打断黎话)小虎这么早就回来 司提克  
了！(对黎自诩<sup>③</sup>)怎么，你还说我的家  
教不好？

黎： 还说你的家教？(本欲说出刚才的一幕，  
但话到口边，只好转变语气)喂，国栋，  
我们是老朋友，我才愿意当面劝告你：小  
虎这孩子聪明也还聪明，只是——

姚： (笑)只是太好玩了一点是不是？(笑)  
老黎，你没有结婚，所以不知道孩子们的  
心理，孩子们就是要玩，做父母的也应该  
让孩子们多玩，嘿，嘿，这是自由教育，  
自由发展！

黎： (气)难道赌钱也是自由教育？也是自由  
发展？你这样纵容小虎，你简直是让赵家  
毁掉了他，小虎是你的儿子呀！

姚： 喂，老黎，你说得太严重了。和表哥表  
弟们玩一玩，又哪里算是赌钱，反正输赢也  
不多，我又不是没有钱！其实，赵家外老

② 司提克：英文 stick 的音译，也就是拐杖的意思。

③ 自诩(xǔ)：自夸。

太太爱小虎比我爱他还厉害！

黎：（生气）你还说不是毁掉他？你想想看，小虎在赵家受的是什么教育？赌钱、看戏、摆阔<sup>4</sup>、逃学，你以为赵家现在有钱，那么，他们就永远有钱，永远看着别人连饭都吃不饱，他们自己年年买田，他们的儿子、孙子、外孙、曾孙、重孙也永远有钱，都永远赌钱、看戏、吃饭、睡觉吗？你以为我们就吃的是钱，睡的是钱，把钱当作爸爸，一辈子抱着钱啃吗？你……

姚：（打断黎话）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从来没有想到钱上面。

黎：（气仍未消）我并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你明明白白地跟我说过，你又不是没有钱，用不着害怕小虎爱玩不读书。其实，讲起赌钱，一个王国也可以输掉，何况你一个公馆，千多亩田？我们是老朋友，我应当提醒你，杨家从前也是这里的一家大富，现在杨老三怎样了？……

姚：好啦，好啦！不要说啦！不要说啦！……

黎：不要说啦？我还没有说完哩！你也应当想到你太太。你这样，叫她做后娘的怎么办？你早就应当想到赵家，那么，你就不

---

<sup>4</sup> 摆阔：讲究排场，显示阔气。

该续弦。续了弦，你就不该光想到赵家。我怕你为了赵家，毁掉了小虎，毁掉了你还不够，还会毁掉了你太太的幸福！

（黎一口气说到这里，看见姚坐在椅子上，双手蒙着眼睛，内心痛苦，才停住了嘴。）

（老文端着茶壶由门外上，为黎送茶。黎接杯，尚轻声说：“谢谢。”）

老文：（送茶给姚）老爷！（欲言又止。）

姚：嗯，什么事？

老文：老爷，赵外老太太又派赵贵来接虎少爷……

姚：虎少爷不是刚回来的吗？

老文：赵外老太太带口信说，马上非去不行，说是老早就约好了的，虎少爷要同表少爷们去游泳！

姚：（思索，考虑了一下子，为难地说）好吧，你去叫虎少爷去吧！

老文：是，老爷！（老文由右门下。）

黎：你看看你！我刚才劝了你一大场，算是白劝了！

姚：（为难地）唉，老黎，你没有结婚，你没有老岳母，所以不知道做女婿的困难！反正今天是星期天，让他再去玩一次，下不为例。

黎：（生气）下不为例！（又叹口气）唉！下不为例！你的例子太多啦！

（小虎蹦蹦跳跳着由右门来，万昭华今天穿着

天蓝色麻布旗袍，跟在小虎后面，面现忧虑之色。）

小虎：爸爸，天底下只有你一个人好！妈要我温习功课。功课，功课！真讨厌死人了！

（黎气得白瞪眼，坐在一边干生气。）

万：国栋！小虎昨天在外婆家玩了一整天了，还不够吗？（她虽然生气，仍是脾气温和，言语有礼。）

姚：我昨天也答应了外老太太，今天就让他再去一次吧！（对小虎）明天起，你可要好读书了！

小虎：（高兴，快乐得大叫）呜呀！（跳着向大门口飞奔而去。）

姚：（爱怜）你看这孩子，听说去游泳，连再见也忘记说了。

万：（对黎）黎先生，你早！

黎：姚太太，你早！请坐，请坐！

万：（坐下）黎先生，前几天杨家少爷还到我们家来过，不知道他的父亲有了下落没有！

黎：有下落了——

万：（高兴）真的？

黎：噯，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们杨老三的消息的，谁知刚才为了小虎的事，和老姚辩了一大场，倒给忘了——

姚：（恢复乐观的一贯态度，打断黎话）老黎，你真有办法！我各处托人打听，连杨老三

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黎：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坐着洋车，打算到武侯祠去闲逛，走到城门口遇见了一批犯人挡了路。他们两个人一组，抬着大石块从城外回来。这些犯人全剃光了头，只在头顶上留了一撮黑发。每个人的衣服都是破烂不堪，脚下连草鞋<sup>5</sup>也没有一双。

姚：你说这些犯人干什么？

黎：噢，你听我说，我觉得这些犯人全是一样的年纪，一样的脸孔，眼睛陷入，两颊凹进，脸色灰白，头埋着，背驼着，额上冒着大粒的汗珠。无意间我忽然看见了其中的一张脸孔，就是他……



<sup>5</sup> 草鞋：用稻草等编制的鞋。

- 万：杨老三？
- 黎：（点头）就是杨老三，不过更瘦，更脏，更带病容。我不由得叫了一声，“杨先生！”他看见了我，嘴角动了动，似乎想和我说话，却又没有讲出来，只把右手稍微举了一下。那只干枯的手指缝间，长满了疥疮，有的已经溃烂了。
- 万：后来呢？
- 黎：我正要再叫他一声，忽然间，那个押犯人做工的警察，看见杨老三停了一停，就大叫着说：“走！你想做啥子<sup>6</sup>？”接着就是一鞭子打在了他的脸上，他“哎呀”叫了一声，脸上立刻出现了一条红印，从耳根一直到嘴边，血都要淌出来了。他连忙用手遮住他的伤痕，流着眼泪，低着头，和另一个犯人抬着石块走了。我叫车夫转回头，武侯祠也没有去，就回来了。
- 万：（揩泪，望姚）国栋，你能不能行行好，做点善事？
- 姚：（微笑）你瞧你又流泪了，像小孩子一样！我姚国栋哪一天不行好，不做善事！
- 万：那么，国栋，你能不能到监狱去打听打听，设法把杨老三救出来？
- 姚：昭华，老黎，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好了！不

<sup>6</sup> 啥子(sházi)：方言词。（疑问代词）什么；什么东西。

是我姚国栋吹牛，本城的大小衙门，我没有一个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不买我的交情。只要老黎没看错，我马上就可以把他保出来！

黎：绝对没看错。他那张与寒儿一样的脸孔，我记得最清楚。

姚：好！（起身）我马上就去监狱，（迟疑）只是把他保出来以后……

黎：就送他进医院，先治好他的病……

万：等他的病好了以后，国栋你一定可以为他找份工作。是不是？

姚：工作，没问题！没问题！

万：等他有了工作，改掉了以前的坏习气，那么，他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

姚：对，你们说得很对！那么，你们先在这儿谈一谈，我现在就去，（拍胸口）包有好消息告诉你们！再见！

（黎微举手，万点头，姚由大门下。）

万：黎先生，（叹气）唉！我真不明白人对人为什么要那么残酷？为什么要设那么多的监狱？

黎：姚太太，不过，人世间也有不少的温暖！你看刚才国栋和你对杨老三都那么热心——

万：不过，我觉得自己生活得太舒服了。不要说我帮助人，就是给国栋管家，也没有一点成绩。（叹气）连小虎我都没法把他管好！



黎：小虎的事情我也知道，刚才我还劝过国栋。为这件事姚太太你也太苦了。不过我想国栋以后会明白的。你也该宽心一点。

万：（轻轻叹气）我也不明白赵家为什么要这样恨我？为什么为了我的缘故，就把好好的小虎教成这个样子？我愿意好好地做赵家的女儿，做小虎的母亲，他们却不给我一个机会，甚至不让我去一去他们赵家！赵家这样恨我，我想来想去都不明白。或者……

黎：（勉强笑）也许是因为国栋对你太好！

万：是的，国栋待我很好，不过这又不是我的错。我从来没有在国栋面前说过别人一句坏话。我从前在家是随便惯了的，我母亲就害怕我不会管家，不会管孩子。现在，我在这么大的一个公馆里，学着做主妇，做妻子，做母亲。我自己什么也不懂，也没有人教我。我愿意把前头太太的母亲当作自己的母亲，把前头太太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可是，我做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国栋也不给我帮忙。我现在越来越胆小了。（低下头，取出手帕揩泪。）

黎：姚太太，你倒不必灰心，连我这样的人也并不看轻自己，何况你呢？

万：我？黎先生，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微笑，抬头）我哪儿比得上你？

黎：不是这样说法。你也许不知道，前些时，

你对我说的几句话，对我有多么大的力量，使我明白了多少事情！“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一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一个人欢笑！”姚太太，你还记得你那些话吗？

万：我虽然有那样的心，可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能够做什么呢？我对什么事都是空有一番心肠。我想，黎先生，你一定会看不起我。

黎：（吃惊）为什么呢？姚太太，我为什么看不起你？

万：（摇头叹气）有时候想起，我简直是个废人。国栋却只是宠我，他很相信我。可是，他想不到我有这么多的苦衷，我又不好对他讲——

黎：姚太太，你不应该苛责自己。要说你是个废人，我不也是废人吗？我对一切事不也是空有一番心肠？

万：黎先生，你不比我，你写了那么多书，怎能说是废人！（声音略高，抬头微笑。）

黎：那些书又有什么用？还不是些空话！

万：这不能说是空话。我记得有位小说家说过，你们是医治人类心灵的医生。至少我服过你们的药。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眼睛又明亮了起来，似乎看见了什么远景。）

黎：我们不过在白纸上写黑字，浪费我们的青春，浪费一些人的时间，惹起另一些人的憎恨。我们靠一支笔还不能养活自己。（自嘲地微笑）像我，现在只好在你们家里做食客<sup>⑦</sup>。

万：（严肃，责备）黎先生，你不该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是食客呢？你和国栋是老朋友，并且，我们能够在家里招待你这样的客人，也是我们的荣幸——

黎：（插嘴）姚太太，你说我客气，那么，请你也不要说“荣幸”两个字。

万：（微笑）我在说我心里的话。（笑容消失）我并不是在夸奖你。好些年来，我把你们写的书，当作我的老师，我的朋友。国栋很少在家，我一个人无聊就只有看书。我看了不少的小说，译的，著的，别人的，你的，我都看过。这些书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

黎：（微笑，点头）书中另有天地！你说得不错！

万：黎先生，我从前的天地却只有这么一点大：两个家，一个学堂，十几条街。我现在才知道我四周有一个这么大的人间。我现在才接触到真正的人心。我现在才认识了那许多的不幸与痛苦。我也知道活着是

⑦ 食客：指古代寄食在贵族官僚家里，为主人策划、奔走的人。

怎么一回事了。有时候我难过得流起眼泪来，有时候我高兴得只会发傻笑。不论哭和笑，过后我总觉得心里畅快多了。同情，爱心，互助，这些不再是空话。黎先生，你说是不是？

黎：（咀嚼，思索）啊！（点头）同情，爱心，互助！

万：自从读了你们的书，我觉得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与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仿佛在书里面听到了感激的、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我记得你也说过这样的话。

黎：我是说：为着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一件美丽的事。

万：（点一下头）这是差不多的意思。要活得畅快点，活得有意义点，谁能没有理想呢？很早我听过一次福音讲道，一个英国女医生讲中国话，她引了一句圣经里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从前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我才明白了。帮助人，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人家，让哭的发笑，饿的饱足，冷的温暖。那些笑声和喜色，不就是最好的酬劳吗？我有时想，就是出去

做一个护士也好得多。

黎：（吃惊）你想去做护士？

万：（点头）假如我能去做一个护士，我就可以帮助那些不幸的病人；挽这个一把，给那个拿点东西，拿药来减轻第三个人的痛苦，用安慰的话驱散第四个人的寂寞。

黎：（感动）可是你也不该专想旁人，就忘了自己啊！

万：我哪儿是忘了我自己，这其实是扩大我自己。这还是一部外国小说里面的说法。我会在旁人的笑里、哭里，看见我自己。旁人的幸福里有我，旁人的日常生活里有我，旁人的思想里、记忆里也有我。要是能够做到这样，多么好！（沉默了一阵，刚才的希望似已破灭，叹了一口气）唉！可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好像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要飞也飞不起来。现在更不敢想飞。（无意地看了一下肚皮，脸马上红了。）

黎：（叹气）唉！一个人的环境，最容易限制一个人的生活。譬如国栋（微笑），本来可以作为国家的栋梁，可是，你的生活这么美满，他也不想“飞”出去了！

（这时姚国栋忽然匆匆跑了进来，一边揩汗，一边大声说话。）

姚：哗！我一不在家，你们就说起我来了！

(万起来为姚倒茶。姚接茶一饮而尽。)

黎：    暖，把杨老三保出来了吧？

姚：    他已经出来了！

万：    (高兴)这么快？他已经出来了？

黎：    在什么地方？让我去看看他！

(黎说着就要向外走出去，被姚阻止。)

姚：    告诉你：他死了！

(万听见了几乎要惊叫出声，顿时跌坐在椅子上。黎呆呆地站在那里不动。姚扶黎坐下。)

黎：    (摇头)我不信！我不信！他不会死得这么快！

万：    (流泪)国栋！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姚：    唉！我出去跑了大半天，你们竟说我开玩笑！

万：    那么是真的？

(姚点头。)

黎：    (摇头不信)怎么会死得这么快？

姚：    你们心中先别难过。听我说。我到监狱去打听，先是没有杨梦痴这一个人名。我后来一想，他也许改了名字。真的，有一个人姓孟叫迟。孟子的孟，迟早的迟。

黎：    孟迟——杨梦痴。对，一定是他！他犯了什么罪呢？

姚：    他的罪名是窃盗未遂，关了才一个多月。今天早上，他抬石头回到监狱，第二次押他的人要他再出来抬石头时，他死也不

肯。你们知道，管理监狱的人，都是没有心肝的家伙。杨老三不肯出去，那几个家伙就轮流着打他。

黎：打他？

姚：（叹气）唉！本来他已经有了病，上气就接不了下气，几下拳头和棍子，当时一口气上不来，就死了。我去的时候，他们刚把杨老三的尸首抬走。不过，我也算行了一件好事，给监狱里的人一点钱，交待他们为杨老三买一付<sup>8</sup>棺材。

万：（揩泪）想不到修建憩园的第二代，会落得这样下场！

黎：（后悔，自责）我真该死！真该死！要是我马上跟着他去到监狱，他也不会这么快就死去！

姚：不是我说风凉话，死，对杨老三来说，倒是一种解脱！

黎：（叹气）唉！也许这样的死，对杨老三是一种解脱！

万：（揩泪）不知道杨家少爷听到这个消息该怎么办？

（老文上。）

老文：老爷，太太！（指门口）杨家那个孩子又来找我黎先生——

<sup>8</sup> 付：意思同“副”，即用于成套的东西的量词。

- 黎：（急不及待）快，快，请他进来！
- 老文：是，黎先生。（下。）
- 姚：告诉这孩子也好，让他死了那分心，他就不会再难过了！  
（寒儿上，仍着学生装。）
- 寒儿：姚先生，姚太太，黎先生！（鞠躬。）
- 黎：寒儿，你好久没有来了！
- 姚：老黎——你——
- 黎：（用眼光阻止姚说下去）寒儿，你妈妈你哥哥近来好吗？
- 寒儿：我就是要来告诉你们，我哥哥明天就要和我的表姐结婚了！  
（姚只好坐在一旁。万则强作镇静，一口一口地喝茶。）
- 黎：你高兴吗？
- 寒儿：（高兴，微笑）高兴，当然高兴！（见万的脸色有异平常）姚太太，你不高兴吗？
- 万：（微笑勉强）高兴！我听了也十分高兴！
- 寒儿：（自言自语）明天一定很热闹，就只少了一个人。要是爸爸在家就好了。（乞求的眼光看黎）黎先生，你还没有得到我爸爸的消息吗？
- 黎：（楞了一下，毅然答道）没有！（迟疑）好像不在省城里了！
- 寒儿：我也这样想。我怎么找都没有找到他。李老汉那儿也没有他的消息。他要是还在这



里，一定会有人看见他。他一定到别处做事去了，说不定有一天他还会回家来！黎先生，你说是不是？

黎：（苦笑，机械地）他会回家来的！

寒儿：那么，我会陪他到这里来，让他再看一看这座公馆，让他再看一看那个花园！

万：啊！杨少爷，你不是很喜欢花吗？来，我带你再去折几枝——

寒儿：（摇头）谢谢你，姚太太！以前来折花，是为了送给我的爸爸，现在——（摇头）不要了！既然没有我爸爸的消息，我怕家里的人等我，那么，我要走了！

万：杨少爷，只要你有空，欢迎你随时来我们家玩！

寒儿：谢谢你！姚太太！（迟疑）不过我哥哥在银行里做事，最近有调到外地当主任的可能。假如我们家都搬走了，那么，我爸爸回来，也找不到我们了。

黎：不，不，李老汉总会告诉你们的！

寒儿：我也希望这样！姚先生，黎先生，姚太太！再见！（鞠躬，由大门下。）

姚：（看寒儿出去，抱怨黎）老黎，你真是婆婆妈妈的，告诉他说杨老三已经死了，不就是一了百了！

黎：（摇头）唉！我为什么要打破他的希望呢？国栋，我实在不忍心伤了这个孩子的心！

- 万：国栋，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的好！有希望才有勇气，你说是不是？
- 姚：（笑）是，是！近朱者赤！你也学会了老黎的人生哲学！
- 黎：不是她学会了我的哲学，是我向她学习了她的哲学！
- 姚：好了！好了！我们不谈什么哲学不哲学，噯！老黎，听昭华说，你的小说已经写好了，来，我们对饮几杯，庆祝！庆祝！（高喊）老文！老文！
- 老文：（由左门上）老爷！
- 姚：你去拿几瓶上好的五加皮来！
- 老文：是，老爷！（由左门下。）
- 黎：国栋，姚太太，我正要告诉你们，我的小说已经完稿，所以我打算今天就要向你们辞行了。
- 姚：哗！你想走？难道你嫌我们家住着不舒服？
- 黎：不，不，不是这个意思，这几个月来，是我平生最快乐最舒服的生活。前天，我已收到上海朋友们的来信，约我去合作办一个出版社。本来，我想多待几天，打听杨老三的下落；现在，杨老三已经死了，我留在这里也没有用处！所以——
- 万：黎先生，你能不能住到秋凉以后再走？
- 黎：姚太太，我答应你们，明年我一定回来，再来看你们！

- 姚：（对万）昭华，老黎是自由惯了的人，我知道他这个老脾气，不能在一个地方住得太久。（对黎）就这样吧，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明年你一定要回来看我们！
- 黎：那么，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
- 姚：不，不，不，明天一早我送你到车站，今天晚上，我给你饯行。
- 万：黎先生，你就多住一天吧！
- 黎：（笑）你们这样子对待我，我真不知如何感激你们！
- 姚：啾！你又来这一套了！
- 老文：（上，手提五加皮三瓶及杯子）老爷，三瓶够不够！
- 姚：（接）五加皮，五加皮！（打开盖子，闻）好香呀！（倒给黎，又对万）昭华，你要不要一杯？
- 万：（微笑，摇头）黎先生也不会喝，你是空肚子，也要少喝几杯！  
（姚黎各持一杯。）
- 姚：（对黎）祝你成为名闻世界的大作家！  
（姚黎正要饮酒，赵青云慌慌忙忙地跑了进来，满头大汗。）
- 青云：（声音战抖）老爷，不好了！赵……赵……赵……
- 姚：什么事，什么事？
- 青云：老爷，赵外老太太打发人来请老爷快……

快过去，虎少爷……虎少爷给水冲走了！

姚：（大惊，杯子落地）什么？

青云：虎少爷，跟……跟赵家几位少爷出城去游泳，他们昨天也游过。今天水涨了，虎少爷不当心，出了事情。水……水……水流得急，不晓得人冲……冲到哪儿去了！

（万及姚，在听赵青云说话时，已惊得呆若木鸡。尤其是万昭华，惊吓过度，竟晕倒在椅子上。姚及黎，还有老文，连忙围住了万。）



- 姚 : (急得满头是汗) 昭华! 你, 你怎么啦!  
(万悠悠醒转, 一把拉住姚。)
- 万 : (哭泣) 国栋! 小虎他——
- 姚 : (对黎) 老黎, 你先照顾照顾昭华!
- 黎 : 是, 我知道。你快去看看小虎吧! 或者小虎不至于——
- 姚 : (叹气) 唉! 我自己也应该负责! 那么, 我走了!  
(慌慌忙忙与赵青云由大门下。)
- 黎 : (对老文) 老文, 请你去叫周嫂端一盆冷水来!  
(老文匆忙由右门下。)
- 黎 : 姚太太! 姚太太! 你好些了吗?
- 万 : (摸头, 揩泪) 谢谢你, 黎先生, 国栋去了吧?
- 黎 : 他已经去了。姚太太你宽宽心, 也许小虎会给别人救上了岸!
- 万 : 我希望不会被水冲走。(揩泪)  
(老文端洗脸水同周嫂上。老文扭巾, 周嫂把手巾覆在万额。)
- 周嫂: 太太, 你得看开一些! 你不能过于伤心, 你得小心你自己的身体呀, 何况你已经有了身孕。
- 万 : (揩泪, 摇头) 我没有信教,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真神, 可是, 为什么天上的神灵, 老给我们人世间添造这么多的痛苦!

（黎坐在一旁，双手抱头，沉思不语。周嫂服侍万昭华。）

老文：黎先生，（指天）天老爷看得明白，做事公道！（黎冷冷地向老文看了一眼。）

老文：不是我老年人啰嗦，你看赵家天天想害我们太太，结果倒害了他自家外孙，这又怪得了哪个？要是老爷肯听太太的话，也不会有这回事。太太受了几年罪，现在也该出头了！

黎：（冷冷地看老文）不过你们老爷就只有这一个少爷啊！

老文：（惭愧）黎先生你说得是。（唉气）唉！天老爷，求你保佑，求你让虎少爷平安归来。（双手合十，面对上天，虔诚。）

黎：我向来不信神，不过，这时候我也只好求天老爷保佑虎少爷平安无事！老文，（轻声）你去汽车站替我买一张明天去下江的车票！（掏钱交给老文）

老文：黎先生，你真的——（黎点头。老文接钱下。）

万：黎先生，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没用，（揩泪）我为什么不能管教好小虎呢！

黎：姚太太，你并不是没有尽到你的力量，唉！可惜国栋太过自信，不肯听你的话！

万：万一小虎真的有了三长两短，我真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人？（揩泪）黎先生，你真的要走吗？你明年会不会真的回来？

黎：（点头）我一定回来看你们。不过（摇头），天这么大，地这么阔，人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路走在什么地方！

万：（叹气）可惜我是一只失去了翅膀的鸟！要想飞也飞不出我的笼子。黎先生，我真羡慕你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黎：（摇头）谁又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呢！姚太太，你今天说的话太多了，我看还是请周嫂陪着你回去休息休息吧！

（周嫂搀扶着万，正要起身回去。姚已从门口进来，赵青云跟在身后。）

万：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小虎他——

（姚眼含着泪，神情凄怆<sup>9</sup>，走过去拿酒瓶。）

黎：赵青云，是怎么回事？

青云：刚出门没有多远，就又遇到赵家的人，他们说，河内的水那么大，虎少爷一沉下去就没有再上来。

（姚拿起酒瓶就向口中灌。）

黎：国栋，你疯啦！（想拿去姚手中的酒瓶）

（周嫂又扶持着万坐下。万则掩面抽泣不休。）

（姚阻黎抢酒瓶，又向口中灌酒。）

黎：国栋，你怎么啦！

姚：（已经喝得有点醉了，突然扔掉酒瓶，双手紧紧抓住散乱的头发，痛苦地用哭声大喊着

9 凄怆(chuàng): 凄惨; 悲伤。

说)我没有做过坏事呀,我没有害过人呀!

(大声哭泣,一把抓住黎)老黎,你说!你说!为什么小虎会有这样的下场!

(赵青云及周嫂都围了过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

黎:

国栋,你不要哭,你不要哭!

(赵青云及周嫂同时喊:“老爷,老爷!”姚则在醉中,半疯癫地大哭大叫:“啊!小虎!我应该负责!啊!小虎,我的小虎,我对不起你……小虎……我的小虎。”)

(在众人混乱声中,闭幕。)



## 剧本编后语

把别人的小说改编为电影，已经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有由小说改成的电影，不但很少能忠于原著，甚至无法表达出原著的精华所在。不过，拿电影和舞台剧比起来，电影又比舞台剧的条件要有利得多。电影可以利用分场，利用特写镜头；舞台剧，却只能限定在某一个场地，某一段时间，甚至连出场的人数也有限制。把一部洋洋大观的小说，如何在某一个场地及某一段时间全部表达出来，不要说是舞台剧，就是把电影分为上下集也没法做得到。所以，不论电影也好，舞台剧也好，凡是由小说改编，都只能取其精髓，甚至有许多地方，不得不割爱。

我这次改编巴金先生的“憩园”为舞台剧，主要是受了吉隆坡剧艺研究会诸位友好的鼓励及催促，才敢大胆执笔。其实，未动笔之先，谢金福兄、刘戈兄、梁志成兄，都给我提供了不少的宝贵意见。诸如“憩园”剧本为四幕二景，以及每一幕的安排，剧中人物的加插等等，可以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概念，我只是拿起笔杆把这些概念记录下来而已！

× × × ×

因为“憩园”是一九六八及六九年的剑桥考试书之一，而剧本与小说原著又有一些出入，我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免得观众们有所误会。

第一个改动的地方，是时间。小说原著，完成于一九四四年。按理说，“憩园”的故事——尤其是姚家的故事，也应该是一九四三到四四年之间。第一幕的杨家卖公馆，应为一九四〇年。第二幕作家黎先生搬到“憩园”新主人姚家去住，应为一九四四年初。但为配合舞台剧上杨寒儿的年纪，第二幕的时

间我把它改为第一幕的半年之后。第一幕杨寒儿如不出场，便显不出杨老三父子二人的真诚之爱，而且也与以下各幕连接不起来。如按小说原著把第二幕写成一九四四年，寒儿在第一幕岂不是只有九岁。四年光阴，对一个孩子来说，变动就非常大，单单体形方面，在舞台剧上就没法变通。

第二个不同原著之处，是舞台上的“大客厅”，在小说原著中并不是这个样子。杨寒儿叙述家庭的变故，是在作家黎先生所住的“下花厅”之内。假如第一幕、第二幕及第四幕，都在“下花厅”，便无法表现出黎先生初进姚家时的情景，寒儿折花，赵青云抓寒儿，也都不在“下花厅”之内。所以说，剧本中的客厅，勉强可以说是“上花厅”与天井内“客厅”的混合产物。为了舞台上的方便，我不得不把它混在一起。

第三，巴金的小说《憩园》，用的是直叙加倒叙的笔法。姚家的故事是直叙；杨家的故事则是倒叙，寒儿叙述家庭变动，是在原著三分之二以后。舞台上，不可能又是直叙，又是倒叙。所以，我把杨家卖憩园，以及父子交恶、夫妻反目，都放在了第一幕。甚至让姚国栋也在第一幕中出现了一次，为的是交待“憩园”易手，令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们易于接受。

第四，杨老三的离家出走，我在第一幕闭幕时就交待了出来。小说原著中杨老三出走，尚有许多细节，卖掉“憩园”后，他本来先是和太太、大儿子、寒儿住在一起的，后来因为实在受不了大儿子的虐待，才离开家庭。但在舞台上受了场地的限制，单单四幕二景，后台工作人员已十分吃力；如为四幕四景，或三幕五景，或许便不可能演出了。

第五，犯人们在城门口抬石头，黎先生无意中发现杨老三，本是很有戏剧效果的一幕，但在舞台上不可能添太多的景，我也只好割爱。

第六，在原著中，杨老三抬石头遇见黎先生之后，第二天装病不去工作，先是被狱卒毒打，后被送进病房，染上霍乱而

死。我在剧本中，改为杨老三本是体弱多病，因不肯工作被狱卒毒打，当天就被狱卒打死了。因为第三幕是大仙祠，叙述杨老三的落魄；第四幕是最后一幕，杨老三之死，必须在这一幕交待。同一幕内，时间上不可能相隔几天，改为当天被毒打而死，情理上也可以说得过去。

第七，姚小虎之死，同样发生在第四幕。第四幕演出的时间，约在四十分钟左右。如果用实在的时间去对证舞台上的时间，小虎离开姚家走到外婆家，也得三四十分钟，由离家到溺毙，在同一幕中发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不过，舞台着重在表现，小虎在第四幕中溺死，而且姚国栋也是在同一幕中就证实了小虎之死，才能把握戏剧的气氛及效果。如果单单在“时间”上去对证现实，几乎所有的舞台剧都没法演出了。

第八，杨老三的姨太太老五，在原著中，只是说这位姨太太嫁到王家后，曾经派人送钱给杨家，杨老三的大儿子拒绝收钱。我把它改为：老五直接送钱给杨老三，而且是在大仙祠内，这当然也是为了戏剧效果。原著中也没有提到杨老三撕支票的事。不过，杨老三并不希望得到这笔钱，原著中却有交待。其次，在一九四〇年的中国内地，“支票”并不通用；通用的倒是“本票”（由本地银行发行而只能在本地通用的大额票券）。我如果把“支票”改为“本票”，星马的观众可能不知道“本票”的含意。“支票”二字，星马任何人一听就明白，所以，我把它写成老五送支票。还有，小说原著中，老五送杨老三的钱，数目是十万元。如在剧本中照原数字写出，星马观众说不定会误会一个姨太太哪能一下子凑集这么一大笔的款项。剧本中，我把数目字改为五千元，方便星马观众的接受。

第九，剧中人物，我一概遵照小说原著中的姓名。不过，杨老三的大儿子，以及杨老大的儿子，原著中却没有名字。杨老三的小儿子名叫寒儿，我就给他的大儿子起名清儿。杨老大

的儿子，我给他起名杨鸿基。这些都是不关重要的事情，为了对话的方便才这样写的。

× × × ×

以上所举，只是几件比较显著的改动。其他小的地方，如对话的次序，我也是按着剧本上的需要，而有所颠倒，并不是照着小说原著一页一页写下来的。不过，在整个剧本的表现过程中，我认为与小说原著并没有什么冲突，也没有篡改原作者的写作本意。

至于，这个剧本公演后能否达到原著的水准，我就很难逆料。我在前面说过，改编小说为舞台剧，本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以我的浅薄学识与经验，说不定糟蹋了原著的精髓。这一点，尤希望观众及读者们多多指正！

（姚拓写于1967年）

## 附录

### 电影《故园春梦》剧照



\*电影《故园春梦》改编自巴金的小说《憩园》。

电影《故园春梦》海报



吉隆坡剧艺研究会《憩园》剧照





参考资料

# 参 考 资 料

## 1. 戏剧

戏剧是通过演员在舞台上为观众表演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

戏剧有四大要素：

一、演员，是戏剧中最基本的要素，因为它同时体现了戏剧表演艺术的高低。

二、观众，是戏剧中极为重要的要素，正所谓“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

三、剧场，即舞台装置、舞台布景、机关、音响等。

四、剧本，即戏剧的文字脚本，也指戏剧的故事情节。

由于戏剧是由演员当场表演的艺术，因此人物性格的揭示、故事情节的交代全由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完成。同时，当众表演的性质决定了戏剧必然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般在两小时内，在有限的舞台空间里完成。这就要求戏剧中的人物、故事和场景的高度集中，精心安排戏剧冲突，对话和唱词高度典型化。用来规定人物、情节、场景的文学作品叫剧本。

戏剧有很多种类，划分戏剧的种类有各式各样的标准：按篇幅长短来分，有多幕剧和独幕剧；按表现形式来分，有话剧、戏曲、歌剧、舞剧、哑剧；按演出方式来分，有舞台剧、街头剧、广播剧、电视剧；按题材范围来分，有现代剧、历史剧、神话剧、童话剧；按戏剧冲突的性质来分，有悲剧、喜剧、正剧等。

## 2. 剧本

剧本是戏剧艺术的文学成分。它虽然也可以让人阅读，具有独立的欣赏价值，但主要是供演出用的。它是导演执导、演员表演和音乐、舞蹈、美术工作者进行各种设计的文字依据，



是舞台演出的基础。俗话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就充分说明了剧本对戏剧艺术的重要作用。

在内容上，剧本要求人物、事件、时间、地点高度集中；戏剧冲突特别尖锐；人物语言要性格化、口语化，并富于动作性。在形式上，剧本由人物语言和舞台指示组成，并通过分幕分场来结构故事情节。这是所有剧本都应该具备的特点，也是它们和其他文学样式所不同的地方。

剧本中的“幕”指舞台前的大幕，拉开一次，就是一幕。“幕”是戏剧中情节的分段，每一幕讲述一个特定的情节。此外，每一幕中都有布景，即剧本中的“景”、舞台上的布景，表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 3. 戏剧剧本与小说的区别

剧本与小说作为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基本风貌。要比较戏剧与小说的区别，有必要先理解戏剧这门艺术的形式。

戏剧是由演员充当人物，当众表演故事的艺术，和小说相比，戏剧受到种种的限制：

#### 一、时间的限制

小说的故事发展，在时间上是无限制的；而戏剧的演出，是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一般是二到三小时，所以故事在舞台上的呈现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限内完成。编剧对故事情节的支配，必须考虑到舞台演出的需要，往往在人生的过程中，截取最短的片段，或是少数片段来表现。姚拓在《憩园》的编后话中提到：“舞台剧，却只能限定在某一个场地，某一段时间，甚至连出场的人数也有限制。把一部洋洋大观的小说，如何在某一个场地及某一段时间全部表达出来，不要说是舞台剧，就是把电影分为上下集也没法做得到。所以，不论电影也好，舞

台剧也好，凡是由小说改编，都只能取其精髓，甚至有许多地方，不得不割爱。”由此可见，戏剧在容量上就比小说少了许多。小说比较自由，不受时空限制，所以容量大；而戏剧则要求情节单纯集中，不枝不蔓，追求舞台演出所要求的那种集中性和概括性，所以容量相对小得多。

## 二、空间的限制

小说的叙述形式，在场地的变更上完全没有限制，作者只要用几句话稍微交代一下，就能够任意更换场景。戏剧就不一样了。由于戏剧是把事件发生的空间直接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而舞台所能呈现的空间是有限的，囿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舞台上的布景无法不断更换，所以不能太多。姚拓在改编《憩园》时，也考虑到场景的问题，所以他将许多在不同的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串联起来，编成四幕二景的《憩园》剧本。

## 三、表现媒介的限制

小说是透过文字或语言来传达信息，因此媒介是文字或语言；戏剧的媒介是演员，或者说演员的肢体语言。所以，小说中许多用文字形容的事物，读者都能自己去想象；舞台剧则必须靠演员的演技，因为演员不能像小说那样，可以插入旁叙、发表议论。

## 四、情绪效果的限制

阅读小说不受时间与场地的限制，阅读的方式可以由自己决定，因此情绪可以随意调节，但是观众走进剧场看戏的情形则不同，它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进行集体的欣赏。戏剧的故事情节必须一开始就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且要维持到终场。相比之下，小说有较大的发挥空间，而戏剧必须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将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呈现给观众。

#### 4. 《憩园》题解

《憩园》以杨梦痴、姚国栋、赵家老太、万昭华、黎先生、杨寒儿、姚小虎等主线人物，描写中日战争时期与成都社会的一种畸形现象。通过人物之间关系的发展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批判靠祖宗财富虚度一生、凭恃财富作威作福的人和谴责旧社会“长宜子孙”的观念。当然，作者在批判社会黑暗面的同时，也宣扬了同情、爱心、互助这些美德，展现人性美好的一面。

#### 5. 《憩园》的时代背景

根据巴金《谈憩园》的记述，《憩园》一书，是他于1941年1月到2月和1942年5月到7月，重游故乡成都之后，才构想出来的。当时正值中日抗战时期，因成都处于大后方，所以人口不受战争影响，反而迅速增加，商业也随着畸形地繁荣起来，到处都能看到发“国难财”的大地主，他们靠着剥削穷人而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作威作福，无所忌憚。还有一些人，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宝贝，为了金钱，他们甚至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做出损人利己的勾当。

那个时代的成都，是金钱和权力的世界，越有钱有势就越能为所欲为，就好像《憩园》中赵家的老太太，仗着自己身家比女婿姚国栋丰厚，便不把他放在眼里，对他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对于外孙小虎，更是过分宠溺，还教唆他欺负后母万昭华。因为赵家财大气粗，所以没有人敢正面批评他们的做法，就连平日意气风发的姚国栋，对赵家也只能唯唯诺诺。

当时，善良的人们虽有一番理想及好心肠，但缺乏勇气去向这个黑暗社会进行反抗，结果只能静悄悄地、寂寞地、憔悴地在旁观看正在发生的一切苦难。《憩园》中的万昭华，正是这一类典型人物。她明知道赵家会毁掉小虎，但从来没有提出过有力的抗议；看着受苦的杨梦痴和寒儿，她满怀同情却又

无法及时伸出援手；面对赵家的欺侮，她也只能无言地默默承受，隐忍不发。

## 6. 巴金创作小说《憩园》的原因

巴金在1941年1月第一次回故乡成都，正好赶上他五叔的丧事，因而使他回想起他五叔一生可耻的事迹，这是当年祖父对五叔毫无原则的溺爱所带来的恶果。这时的社会，就连巴金的亲戚也有人重蹈祖父和五叔所犯的过错；有人依然靠着剥削别人而致富，过着作威作福的日子；有些人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因此，巴金便构思出了杨梦痴的故事，目的是想借这个故事批判这些执迷不悟的人，并且诅咒金钱的罪恶。

巴金曾于1934年11月去过日本，改名为“黎德瑞”，就算后来回到中国，他还是常用这个名字。根据巴金本人的说法，他跟《憩园》中的“黎先生”一样，写过几篇“小人小事”，也做过朋友家中的“食客”。“黎先生”表达了巴金的感情和对社会的批判及想法，说出了巴金想要说的话，代表巴金骂了他想要骂的人。因此，就连巴金本人，也觉得《憩园》中的“黎先生”，就是他的影子，是他在小说中的化身。

## 7. 巴金以“憩园”作为书名的原因

“憩园”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地方，它是巴金老家的一个小小的花园，巴金曾经在那里消磨年轻的岁月。有一年，一次军阀混战之后，听说军队要来驻扎在巴金的家里，巴金的二叔只得叫巴金和他的三哥搬到“憩园”里的“下花厅”住两个多星期。因此，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巴金就采用了自己切身的见闻和感受作为小说背景，其中也流露出他的怀旧之情。

## 8. 姚拓所改编的《憩园》与巴金的小说原著的不同之处

姚拓所改编的《憩园》与巴金的原著相比，有几处改动的

部分。改动最多的，是时间的进行。在巴金先生的原著中，时间的跨度及变化非常大，间中夹着一些倒叙（时间回溯）、插叙等。这种时间的变化在小说中非常普遍，但戏剧却不适合表现这种繁复的时间变化，否则会显得非常复杂，让观众无所适从。姚拓改变时间的进行方式如下：

第一、姚拓先生将整个“憩园”故事中的时间改为直叙，把杨家卖“憩园”，以及父子交恶、夫妻反目，都放在第一幕，甚至让姚国栋也在第一幕中出现了一次。他这样做，为的是交代“憩园”易手一事，让故事一气呵成，使剧情达到精彩的效果。

第二、杨梦痴的出走，姚拓在第一幕闭幕时就作了交代。而原著中杨老三出走，其实尚有许多细节，卖掉“憩园”后，他本来先是和妻子、儿子住在一起，后来因为受不了大儿子冷言冷语、恶言相向的态度，才离开家，但在舞台上，因受到场地与时间的限制，他做出了上述调整。

第三、一批犯人在抬石头时，黎先生在无意间发现杨梦痴，本来这一幕也极具戏剧效果，但在舞台上不可能添太多的景，所以姚拓也只好割爱。

第四、在原著中，杨梦痴抬石头遇见黎先生之后，第二天装病不去工作，先是被狱卒毒打，后被送进病房，染上霍乱而死。姚拓先生将这情节改为杨梦痴本是体弱多病，因不肯工作被狱卒毒打，当天就被狱卒打死。因为第三幕在大仙祠，叙述了杨梦痴的落魄；第四幕是最后一幕，杨老三之死，必须在这一幕交代。同一幕内，时间上不能够相隔几天，所以就改为杨梦痴当天就被打死，情理上也说得通。

第五、姚小虎之死，同样也编在第四幕。在同一幕中安排两个“二世祖”的死亡，更能营造戏剧效果，将情节推向高潮。

第六、为了让观众能更清楚地理解剧情发展，姚拓在情节

上做了一些更动。首先，关于杨梦痴的“下江”姨太太老五，在原著中，只是说这位姨太太嫁到王家之后，曾经派人送钱给杨家，但杨家的大儿子拒绝收钱。姚拓将这个情节描写得更加细致及精彩：老五直接送支票给杨梦痴，而且是在大仙祠内，为了达到戏剧效果，也增加了杨梦痴撕毁支票的情节。当然，这些在原著中是没有的。不过，原著中却有交代杨老三不希望得到这笔钱。

第七、剧中的人物，姚拓都遵照小说原著中的姓名。不过，杨寒儿的哥哥，以及杨梦痴大哥的儿子，在原著中并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因此姚拓给他们分别取名叫杨清儿和杨鸿基，这是为了对话的方便和让观众易于辨别才这么做的。

第八、《憩园》里的故事，是在许多场景中发生的，其中还包括电影院、黄包车上等等，但是考虑到舞台剧演出中变换场景的限制，因此姚拓将剧情限制在两个地方发生，一是憩园的客厅，二是大仙祠。这种安排是为了减轻舞台工作人员的工作，以及避免剧情过于繁冗。

以上是几点比较显著的调整，还有其他枝节如对话的次序，姚拓也按照剧本的需要进行调整，而不是照着原著一页一页写下来。尽管经过姚拓的改编，剧本《憩园》与原著并没有矛盾或乖离之处。姚拓在改编过程中，可说是忠于原著。



扫描二维码，阅读  
小说《憩园》。



## 9. 《憩园》剧中的情节与布景。

姚拓将《憩园》故事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以四幕呈现。第一幕讲述杨家卖房子时的情况。第二幕是姚国栋和作家黎先生

见面时的情景。在这一幕中，主要的人物都出场了，也交代了姚国栋、万昭华、姚小虎、赵家、杨寒儿和杨梦痴等人物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三幕则揭示了杨梦痴的贫困潦倒和他“吃苦果”的想法；他以前的下江姨太太老五也在这一幕中出场，也交代了杨梦痴最后离开大仙祠。最后一幕讲述黎先生重遇杨梦痴，想向他伸出援手时，他却已经去世，而姚小虎也在这一幕中溺死。在这一幕，每个人物都遭遇了各自的结果和下场，故事就此落幕。

戏剧《憩园》中只有两个景。第一个景是憩园的客厅（或称花厅），第一、二、四幕的剧情，都是在这个客厅里进行的；而第二个景是大仙祠，第三幕在此处进行。



扫描二维码，观看由小说《憩园》改编成的电影《故园春梦》。



## 10. 剧本《憩园》的艺术成就

姚拓先生改编的剧本《憩园》的艺术成就如下：

第一、结构严谨有序，情节安排合情合理。

《憩园》虽是改编之作，但剧情结构完整。囿于戏剧实际的演出时限，一幕中的情节必须要有内在的联系。譬如第三幕，就发生了几件事：黎先生遇见杨梦痴、杨梦痴被面包师父师徒俩殴打、黎先生解围、黎先生向杨梦痴和杨寒儿说明自己要帮助他们的意愿、老五来送支票、杨梦痴离开大仙祠等，这些事彼此都有联系，因而不显得突兀、凌乱。

第四幕中姚小虎溺死的情节也安排得合情合理。首先是姚小虎气呼呼地回家，对仆人口出恶言，被黎先生看见了，这一

情节成为黎先生后来责备姚国栋教子不当的引子。尽管姚国栋受知己好友如此责备，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强词夺理，为自己找借口，正因为这样的态度，所以当赵老太太再度派人来接姚小虎去游泳时，他始终未加以劝阻，为姚小虎溺毙这一下场种下了前因。当姚国栋接到姚小虎的噩耗时，他说自己也该负责，确实是如此。

## 第二、人物性格鲜明，各有特色。

演员是戏剧的表现媒介，一部好的戏剧，除了剧情以外，最重要的是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剧情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才能引起观众观赏的兴致。《憩园》中每个人物的性格都非常鲜明，譬如：文质彬彬但对仗势欺人的富有人家敢怒敢言的黎先生；娴熟善良、空有理想却不能实现的万昭华；孝顺的杨寒儿；性格顽劣的姚小虎；好逸恶劳，最后落得贫苦潦倒的杨梦痴等等。这些人物的性格，都有细腻的描绘。以万昭华为例，在第四幕中，当赵老太太派人来接姚小虎去游泳时，她虽然很生气，但是由于她性情温和，因此仍然以温婉的言辞和姚国栋说话。

## 第三、对白契合人物身份。

《憩园》里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性格和生长背景，因此，他们的言辞也各有特色、各有精彩。什么样的人就说什么样的话。譬如姚小虎，虽然他是大户人家的少爷，但由于浮躁的习性，所以说话也显得傲慢与倔强，生气时还以粗口骂人；而杨梦痴，由于早年曾是大户人家的子弟，所以后来虽然沦落为乞丐，但言辞之间仍然不脱彬彬本质。





思考题

## 思考题



1 试述《憩园》的主题思想。[4.1.1]



2 根据《憩园》的主题思想，讨论乱世中的人性。  
[4.1.1]

3 试简略概括各幕的内容。[4.1.1]



4 “憩园”的大厅高高悬挂着一块牌匾，匾上书四个大字——长宜子孙。试说明它的反讽寓意。  
[4.1.1]

5 再过些日子，这些东西，那些花木都是别人的了！

这话是谁对谁说的？话中的“东西”和“花木”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再过些日子”，它们“都是别人的了”？[4.1.1][4.1.2]



6 姚拓在剧中如何刻画杨梦痴对“憩园”的留恋？[4.1.1][4.1.2]

7 “憩园”原是杨家的产业，它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卖给了姚家？[4.1.1]

8 杨家各房吵着要卖“憩园”，为什么杨老三极力反对？结果怎样？[4.1.1][4.1.2]

9

哈，你这个时候倒会说漂亮话啦！

这句话是谁对谁说的？他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来？话中的“漂亮话”指的是什么？

[4.1.1][4.1.2]



10

字是我签的，房子是我赞成卖的。三房的事情该由我来作主，我不怕哪个反对！

这话是谁对谁说的？他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对说话人的态度有什么看法？

[4.1.1][4.1.2]

11

我死了，不晓得这个花园、这些东西还保得住多久？……我到现在才明白，不留德行，单留财产给子孙，是靠不住的。

这句话是谁对谁说的？他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句话？这些话是什么意思？[4.1.1][4.1.2]

12

我还是要来的！你们把我赶出去，我还是要来的！

这句话是谁说的？话中说他要去哪里？去做什么？谁把他赶出去？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4.1.1]



13

怎么今天你不赶我走？你在玩什么把戏？

这句话是谁对谁说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他这样说有何用意？[4.1.1][4.1.2]

14 姚国栋碰见溜进花园来折花的杨寒儿，为什么他不把杨寒儿驱逐，反而微笑地问他“怎么，你又跑进来了”，随后还介绍黎先生给杨寒儿认识？[4.1.1][4.1.2]

15 我们老爷什么事都好，就是对虎少爷的事有点糊涂。试说明老文为什么会说姚国栋在姚小虎的事上糊涂？“虎少爷的事”究竟指的是什么事？[4.1.1]



16 为什么杨寒儿常常跑到“憩园”去折花？你对他这种行径有何评语？[4.1.1][4.1.2][4.1.3]

17 黎先生对老文感慨地说：“你们太太的处境的确也太苦了……”黎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姚太太万昭华的处境如何？试加以阐述。[4.1.1]

18 我今天总算把心里头的话全讲出来啦。黎先生，我们虽是没有读过书的底下人，我们也晓得好歹，明白是非。我们心里头也很难过。我们也是人啊！

这句话是谁说的？他说了些什么心里话？什么原因促使他说出这些心里话？[4.1.1][4.1.2]

19 我想黎先生有一天一定可以给国栋帮忙，要是我们这样求你时，你一定不会拒绝……

这句话是谁说的？话中的“帮忙”指的是什么？

[4.1.1]



20

小说只是小说，也许现在就用得着人类的同情、爱心与互助了。

这番话是谁对谁说的？他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番话？为什么说“也许现在就用得着人类的同情、爱心与互助了”？[4.1.1][4.1.2]

21

杨寒儿为什么不愿意告诉别人父亲住在大仙祠中？为何李老汉向黎先生和姚太太透露杨梦痴的行踪后，反而后悔、自责？试简略说明之。

[4.1.1][4.1.2]

22

黎先生步入大仙祠时，发现了什么足以让他确定杨梦痴就住在那里？随后在大仙祠里发生了什么事？[4.1.1]

23

面包铺的人为什么到大仙祠去？杨梦痴有什么反应？黎先生如何帮他解围？试说明黎先生这样做的原因。[4.1.1][4.1.2]

24

我哪儿还有家？我有什么权利去打扰你们？那是你们的家，我没有脸进去！

这番话是谁对谁说的？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出这番话？为什么说“没有脸”到“你们的家”去？[4.1.1]

25

老五拿着支票到大仙祠找杨梦痴，杨梦痴有怎样的反应？为什么他会有那样的反应？[4.1.1]

26 杨梦痴留下字条，离开了大仙祠。万昭华怀疑他有自杀的念头。黎先生对此事有何看法？试加以说明。[4.1.1][4.1.2]

27 杨梦痴留下一张字条给杨寒儿便离开了大仙祠。这张字条上写了什么？杨寒儿读了之后有何反应？[4.1.1]

28 黎先生在离开“憩园”之前，曾严厉地指责过姚国栋。这是怎么一回事？[4.1.1]



29 黎先生规劝姚国栋要好好管教姚小虎，姚国栋的反应是什么？试就其见解加以批评。[4.1.1][4.1.2]

30 试举两例，证明姚国栋对姚小虎的纵容。[4.1.1]

31 姚国栋被黎先生训斥了一番之后，有没有改变以往对姚小虎纵容的态度？[4.1.1]

32 黎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后一次见到杨梦痴？杨梦痴当时以什么面貌示人？[4.1.1]

33 杨梦痴离开大仙祠之后，际遇如何？试简述之。  
[4.1.1]

34 当黎先生和姚太太万昭华获悉杨梦痴的处境，他们决定怎样帮助他？后来黎先生知道杨梦痴被抓入监牢中，他们又决定如何帮助他？[4.1.1]

35 万昭华一直表现得很开朗、愉快、幸福，但这只是她生活的一个侧面。在她的内心里其实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试说明个中的秘密。[4.1.1]

36 万昭华心目中有意义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试加以说明。[4.1.1]



37 姚小虎被水冲走的噩耗传来时，姚国栋自责地说：“我自己也应该负责！”你对他这句话有何评语？姚国栋真的忏悔了吗？[4.1.1][4.1.2]

38 赵老太太对姚小虎的死也要负起很大的责任。试举例说明。[4.1.1][4.1.2]

39 杨梦痴是一个典型的“二世祖”，但老来却落得落魄潦倒、贫苦无依的下场。试加以说明。

[4.1.1][4.1.3]

40 在对待父亲杨梦痴的态度上，杨清儿正好和弟弟杨寒儿相反。试举例叙述杨清儿对父亲的无情举动。[4.1.1][4.1.3]



41 为什么黎先生第一次见杨寒儿，便对他的背景产生兴趣？[4.1.2]



42 杨梦痴说要吃下自己种的苦果，但却又去犯偷窃。试说明其中的矛盾。[4.1.2][4.1.3]



43 杨梦痴不接受他人的帮助，执意要“吃自己种的苦果”。你认为他这样做可取吗？[4.1.2]



44 姚国栋说他“从来没有想到钱上面”，事实是否如此？试加以辨析。[4.1.2]



45 老文这个角色在剧中发挥了什么功用？[4.1.2][4.1.3]

46 姚国栋和杨梦痴一样，都是富有人家的后代，为什么姚国栋却没有像杨梦痴那样染上诸般恶习？试说明其中的原因。[4.1.2][4.1.3]

47 举例说出剧中的正面人物。[4.1.3]

48 试以第一幕为例，就杨梦痴和两个兄弟，以及后来杨梦痴和杨寒儿的对话，说一说杨梦痴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他对人生的领悟。[4.1.3]

49 就算自己的父亲杨梦痴如此不济，杨寒儿还是对他不离不弃。试描述杨寒儿的孝顺形象。

[4.1.3]



50 何以见得杨三太太是个旧社会中女性的代表？试简述之。[4.1.3]

51 试描述黎先生的形象。[4.1.3]



52 在《憩园》的人物简介中，姚拓称姚国栋这个角色为“那个时代中的悲剧人物”。试根据剧中情节加以说明。[4.1.3]




53 剧中的女主人公万昭华就像一只被关在笼中，永远没有办法飞起来的小鸟。试就剧情举例说明。[4.1.3]


54 姚小虎是一个标准的“二世祖”。试举例说明之。[4.1.3]


55 李老汉是杨家一名忠心耿耿的仆人。试举例描述他的忠仆形象。[4.1.3]

56 试描述老文这个角色的形象。[4.1.3]

57 除了老文和李老汉这些老仆人，姚家还有一名火爆脾气的年轻仆人赵青云。试举例说明赵青云的性格。[4.1.3]

 58 杨梦痴和姚小虎这两个角色，综合观之，可以概括成一种典型的人物形象。试说明之。[4.1.3]

 59 万昭华是姚国栋的第二任太太。试比较万昭华和姚国栋前妻的形象塑造。[4.1.3]

 60 人物语言可以表达该人物的性格与生长背景。试以剧中的两个人物为例，加以说明。[4.1.3]



扫描二维码，查看  
其他思考题。



### 学习活动

教师可安排学生表演  
《憩园》这部戏剧。

## 参 考 书 目

### 原著：

1. 巴金：《憩园》，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65年。
2. 姚拓：《姚拓戏剧集①》，吉隆坡：蕉风出版社，1993年。

### 其他资料：

1. 巴金：《巴金散文选》，杭州：浙江出版社，1982年。
2. 贾振华等编：《常用文体写作手册》，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年。
3.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应用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4. 姚麟园主编：《中学教学全书·语文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6. 周华斌：《中国戏剧史新论》，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
7. GB/T 16159—2012，《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2年。

Dengan ini **SAYA BERJANJI** akan menjaga buku ini dengan baiknya dan bertanggungjawab atas kehilangannya, serta mengembalikannya kepada pihak sekolah pada tarikh yang ditetapkan.

### Skim Pinjaman Buku Teks

Sekolah \_\_\_\_\_

Tahun	Tingkatan	Nama Penerima	Tarikh Terima

Nombor Perolehan: \_\_\_\_\_

Tarikh Penerimaan: \_\_\_\_\_

**BUKU INI TIDAK BOLEH DIJUAL**



**RM12.00**

ISBN 978-967-0772-67-7



**FT588003**